

英雄奪婿記

北京益世報社印行

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初版  
英雌奪婿記（全部六冊）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每部大洋四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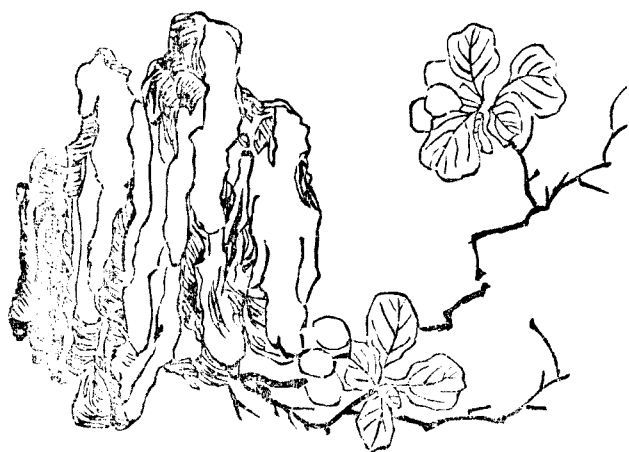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 董 蔭 狐

印刷者 北京益世報印刷部

發行者 北京益世報出版部

英雄奪婿記 第六冊 目錄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四十八回 | 日暮天昏雙方罷戰 | 心驚汗出一病告痊 |
| 第四十九回 | 鉤心鬪角帷幄施謀 | 決勝爭雄疆場賽勇 |
| 第五十回  | 殺敵追奔女帥奮武 | 獻城畫策叛將求榮 |
| 第五十一回 | 固根本女帥遣援師 | 急功名雙雄作刺客 |
| 第五十二回 | 任守城叛將襲故智 | 雪宿恨孝子訴前情 |
| 第五十三回 | 中飛鎚鑽天鷄被擒 | 施冷箭無敵將喪命 |
| 第五十四回 | 父女重晤飛將求情 | 夫婦相逢英雄奪婿 |
| 第五十五回 | 蹈危險秦曉霞傾生 | 奮忠義吳映雪代主 |
| 第五十六回 | 冥鴻脫網疑問千秋 | 僵李代桃結束全局 |



第四十八回 日暮天昏雙方罷戰

心驚汗出一病告痊

話說上一回書講的是金毛吼苗通。急於要替韓康報讐。追趕舒亮。緊緊不捨。忽從前面湧出兩標人馬。分爲左右翼的形勢。直向教兵這邊包抄將來。你道這人馬從何而至。原來是官軍統帥明亮。跟副帥德楞泰。催趲大隊人馬。自後方繼續而來。那二人夙稱知兵。辦事是最謹慎。不過時。所以雖然派了舒亮作先鋒。在前邊開道。依然又命許多探馬。沿途哨探。因此上。舒亮方跟韓康鏖戰之時。這邊已經得到了消息。二帥傳下令來。暫行按兵不進。隨派王桓跟俞人傑。各領一標人馬。前去策應。相機行事。不可有誤。二人得了軍令。那敢怠慢。當即統率人馬。趲程而進。來到半路上。早已遠遠的。望見了敗殘的官兵。知道自己這邊失利。敵人方在後面窮追。便將人馬分成兩翼。鳴砲爲號。一齊進攻。事情湊巧。恰在舒亮危急的時候。這邊砲便響了。舒亮在馬上。抬頭觀看。見是自家人馬的旗號。知道救兵已到。心中大悅。趕忙拍馬向前。只見大隊官軍。已然洶湧而至。領兵的主將。正是俞人傑。看見舒亮。一頭的大

汗。衣衫不整。上有血痕。便說道。大人多多的受驚了。舒亮道。便請火速進兵要緊。少時再得詳談。說罷。便催馬奔了一個高阜的所在。蕪資憩息。就便觀戰。再說那俞人傑讓過舒亮去。縱坐下馬。挺手中刀。直奔苗通而來。那苗通心中雖然有些惶急。知道此行凶多吉少。但是事已至此。也只得死命相拚。及見來將是俞人傑。他二人從先原是交過手的。苗通曉得他的武藝。並非自己的對手。心中便鬆了一半。驀馬向前。大聲喝道。殺不盡的敗將。膽敢阻我去路。莫非你要給舒亮替死麼。俞人傑也喝道。潑匪無禮。口出狂言。今日是你的死期到了。說罷。掄象鼻大刀。蓋頂砍將來。苗通疾忙用叉架住。二人方走了一兩個照面。只聽得四下裡喊聲大作。不亞如海沸江翻。苗通不用看。早已料到自己手下的兵。今番定然吃了虧了。深悔不該盡力窮追。以致受此伏兵之計。那知道一波未平。一波復起。他的勁敵却又到了。原來他正跟俞人傑作戰。猛聽得一聲喝喊。一騎馬早已飛到面前。那條大槍就如閃電一般。劈面刺來。幸虧苗通手疾眼快。神識不亂。方能把這一槍架過。看時來將不是別人。正

是那著名的王鐵槍。苗通此時不禁把一顆心高高提起。暗想：此人武藝却強似我。就讓一個拚一個。還未定是他人的敵手。何況旁邊又上了一個兪人傑呢。看來今日之事。兆頭甚是不好。我莫要也步了韓康的後塵。在這沙場送命。但是生有處。死有地。苟能無懼。便是丈夫。今日只索跟他們拚了罷。想到此處。把心一橫。使動那桿鋼叉。好一似風飄瑞雪。雨灑梨花。一些滲漏也沒有。方纔敵住了那兩般兵器。此時教兵鏖戰正苦。被官軍殺得手忙腳亂。難以支持。本來久戰之兵。難敵生力之軍。這本是一定的公例。先時他們怎樣逼迫舒亮的軍隊。這時人家也怎樣逼迫他們。稱得起是悖入悖出。現事現報了。教兵苦戰的事。暫且不提。再說那苗通。拚出死命。力敵二將。工夫一大。便有些支持不來。本來人的武藝和力量。半由於造化的生成。半由於個人的造詣。豈是擾苗助長。勉強得來的。雖或能支撐一時。終難繼續永久。所以苗通殺來殺去。早已汗生遍體。氣壅喉嚨。他雖然未常無心脫此重圍。但四外官軍密密層層圍了個風雨不透。二將又盤住他死戰。一些空隙也無。打算要衝突而

出煞是不易。只得咬緊牙關。作那最後的奮鬥。只覺得頭暈心熱。力盡筋疲。此時直是有死之心。無生之望。假使再延長一些工夫。苗通一定要就此喪命了。幸虧他命人昇回韓康屍首時。已有助戰的請求。這半天的工夫。教中已有人率了援軍。隨後趕了下來。所以他正在一髮千鈞。死生呼吸的時候。猛然官軍紛紛大亂。恰似浪裂波開。白蓮教的大隊。奮勇攻入。當先兩員將官。一個丈八蛇矛。一個揮三尖兩刃刀。馳馬如飛而至。原來是穿花蝴蝶高經武。點水蜻蜓蔡郁文。一齊到了。兩人見苗通那種狼狽的情形。便同聲呼道。苗兄且退。容我殺此狂徒。說着。便一個縱馬挺矛直取王桓。一個縱馬揮刀。直奔俞人傑。四人登時戰到一處。苗通得此接替。方纔退將下來。但覺得頭如斧劈。心似油煎。說不出來的難過。此時官軍跟教兵正在呼號奮戰。打算要衝出戰線以外。還要大大的費些力量。苗通自己覺着。實在支撐不住了。無如事機緊迫。不能不死內求生。作那最後的奮鬥。只得咬一咬牙根。拍馬掄叉。極力向前衝突。偏那官軍中。有些千把外委等小官。見苗通是白蓮教中一員大將。現



在已經殺得盔歪甲鬆。面目喪失。都想趁勢求打這一個跛老虎。倘若徼倖將他擒獲。或是將他殺死。都不難越級高遷。所以人人都奮力向前。將他盤在不放。若是在平常的時候。苗通豈肯把這些人。放在眼內。如今已殺得精力亡失。恰似強弩之末。難於再穿魯縞。就如同猛虎失勢。却受犬羊之欺了。那苗通正在被這些人。纏擾不清。難於力脫重圍的時候。忽聽官軍紛紛吶喊。又有白蓮教的軍隊。一似潮水一般湧上來。當先一員大將。坐騎烏騮馬。手使盤龍鐵棍。精神抖擻旋風也似的。殺到面前。那人不是別人。正是無敵大將姚之富。他兒苗通。汗流滿面。力戰衆人。便吶一聲喊。掄動鐵棍。加入戰團。橫衝直掃。銳不可當。早有一個外委。背上挨了一鐵棍。翻身落下馬去。就中一個不知好歹的千總。大喝那裡來的黑賊。膽敢這樣逞凶。舞動斬馬刀。直奔姚之富。姚之富大吼一聲。恰似口中起了一個霹靂。一鐵棍將刀磕飛。再一鐵棍。早把那千總頭顱。打得粉碎。但見白的腦髓。紅的是血。向四下裡飛濺。死屍倒撞下馬去。別的人。看了這個樣子。早嚇得膽魂飛。將那從先希望立功升官。

之心。一直拋到九霄雲外。只顧逃命要緊。一個個策馬飛奔。各尋生路。姚之富恰待趕去。只聽苗通力竭聲嘶的喊道。姚大哥。你助小弟一臂之力。脫此重圍。姚之富聽了。便撥轉馬頭。趕奔苗通的面前。向他臉上看時。只見面如泡血。青筋暴起。鼻翅鼓動。淚出口外。便驚道。賢弟。你怎麼會這個樣子。快隨我來。說着擺開鐵棍。一似神龍掉尾。當着就死。碰着就亡。官兵紛紛亂竄。直殺開一條血路。苗通用叉。獲住自己的身體。緊緊隨就姚之富的馬後。工夫不大。已經直透重圍。殺出戰線以外。姚之富勒住馬。向苗通說道。賢弟。你苦戰過勞。趕快回城休息要緊。誰知話未說完。苗通在馬上。哇的一聲吐了一大口鮮血。身體不住的亂晃。他趕快把兩腿一緊。纏繩一繃。方纔坐穩。姚之富一見這種悲慘的情形。不由得虎目之中。落下淚來。哽咽着說道。今日戰場上。亡了家兄弟。如今你又這樣。真叫人肝胆欲裂。苗通道。勝負無常。死生有定。小弟早已勸破了。大哥何必作此婦人女子之態。誰知話未說完。哇的又吐了一口鮮血。姚之富在旁看着。真個心如刀刺。苗通道。大哥你只顧督兵前去交戰。

我自回去了。說着。便縱馬前行。姚之富也策馬在後面緊緊跟隨。口中說道。賢弟這樣。我如何放心得下。只好把你護送回去。之後再說。苗通知道攔阻不住。便也不言語。二人正向前走。忽見迎面飛也似的。來了一騎馬。等到相離切近。看時。馬上的。却是新近入教。還以客禮相待的王銳。彼此見面之下。都攏住了馬。王銳先說道。今日教中跟官軍會戰。我事先並不知曉。後來聽說折了韓將軍。不勝驚駭。所以特地趕上前來。稍效涓埃之力。姚之富道。今天戰事。真個掃興。已死的是不必說了。你看苗賢弟苦戰的這個樣子。我把他送出重圍。又吐了兩口鮮血。因為放心不下。所以要親自送他回去。賢弟來得正好。就請你替我偏勞罷。我還要回去督戰呢。王銳聽了。並不推辭。便保護着苗通。一同回城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單說那姚之富。看見天光。已經黑將下來。趕快縱馬加鞭。直奔戰線。滿心打算着。要奮殺一場。好洩胸中的憤氣。却不料此時。雙方都因為天色昏黑。交戰不便。已經各自收軍了。本來那一天。自從午前動手。白蓮教共發了三次的兵。第一次是韓康。第二次是苗通。第三次是姚

之富高經武蔡郁文等。請想這個時間。天光怎麼會不黑呢。不但兵將疲乏不堪。並且彼此都沒有帶着燈籠火把。夜間交戰應用之物。倘再繼續打下去。難保就要涇渭不分。自相殘殺。當然就要出於收兵的一途了。那王桓俞人傑。會了舒亮。同回大營。繳令。舒亮報告了斬殺韓康之事。王俞二人。報告了策應舒亮之事。兩帥聽了。自然有一番獎勞。這話先自不提。且說高經武蔡郁文收兵回城。跟姚之富中途相遇。說起彼此罷戰。並沒見甚麼勝負的話來。姚之富兀自憤怒不息。回城以後。大家先到韓康棺前祭奠。又去看視苗通。只見他躺在床上。人事不省。衆人看了。愈加愁悶。那姚之富。說起禍的根苗。都是金冲。如今鬧得一死一傷。勢須跟他算一算這篇帳。幸虧宋吉苦加勸阻。別人也都說。目下顧全教中大局要緊。不可再行自起爭端。這纔算把他攔住了。諸將因爲今日交戰不利。元帥又在病中。軍務無人主持。眼看就要兵臨城下。這事却如何擺佈。一個個都深爲愁悶。却還不曉得今日戰事。月娘此刻。都已澈底盡知了。原來那吳映雪。秦曉霞。先在廳上。跟衆將會議。後來韓康苗通。

相繼出戰。大家都依然聚在廳上。急於要聽戰事的報告。吳秦二人也抱着同樣的心理。便忘記了進去看視月娘。直到得着韓康陣亡的消息。姚之富等。同去策應苗通。秦曉霞也鬧着要去。却被吳映雪把他喝住了。他一肚皮不高興。趁着衆人不在。便自己走出廳來。回到月娘的屋中去看視。只見月娘還在沉沉的睡着。他就坐在一旁發悶。後來又聽得苗通嘔血而回。以及姚之富等收兵。未見甚麼勝負的話。他聽在耳中。剛在腹內。因爲這場大戰。未能躬親參與。那懊惱自然是不必提的。比及吳映雪入內。見元帥依然沉睡。秦曉霞在旁邊坐着。很覺得放心。便悄悄的向秦曉霞說道。衆人都弔奠韓康去了。我也須走一遭。你只在這裡支應着。元帥醒來問時。你且用話枝梧開一切之事。等我少時回來。斟酌好了再說。秦曉霞點了一點頭。吳映雪便自去了。那時已然掌上燈燭。秦曉霞看月娘的面龐。只見顏色緋紅。他想着一定是發燒。便過去摸一摸。却不料粗魯人。最不便於動手動脚。他這一摸時。手指竟自觸了月娘的鼻孔。月娘打了一個鼻嚏。便驀然醒來。睜開了眼。向四下裏看

時不禁呀了一聲。瞧着秦曉霞說道。我這一睡。竟自睡了一天。原來此時。已是夜中了。秦曉霞瞧着月娘點頭。心中暗自想道。你這一睡不打緊。外邊可出了大大的飢荒了。月娘又問起吳映雪何在。秦曉霞道。他麼。出去了。有一點子事。少時便會回來的。月娘是何等精細的人。看着秦曉霞面色不對。言語支離。便猜到出了甚麼事情了。隨即頂住問道。吳映雪究竟何往。你趁早實話實說。休得欺瞞於我。須知一時瞞蔽。貽誤非輕。將來這個責成。可是你担着干係。不要聽了別人的話。却害了自己。月娘口中說着。那炯炯的眼光。直射到秦曉霞的面上。似乎是要看到他心裡似的那秦曉霞。本是直心眼兒。不善於說謊的人。況且被月娘這麼一問。他便有些忍耐不住了。但是還猶疑不定。未肯遽然就說出來。月娘又問道。究竟吳映雪何事出去。你要及早對我說的爲是。秦曉霞聽了。把眼皮一翻。叫了一聲姐姐。這纔說道。你一定要問。我也不瞞了。實告訴你說。吳映雪出去。是祭奠韓康去了。月娘聽了這話。不由得眼光四射的問道。怎麼。韓康死了麼。他是怎麼死的。嘴裏說着。用手按着床沿。頭

已。統秦曉霞道。他上陣交鋒。人家殺了。不料月娘聽得這句話。似驚蛇脫兔的一般。將身上蓋的被。掀在一旁。呼的從床上坐起來。只把秦曉霞嚇了一跳。就着燈光看時。但見月娘撲額蓋臉的出了一頭大汗。那汗珠兒。足有緣豆粒大小。眼中似乎要射出火來。向秦曉霞問道。官軍已然到了城下麼。那統兵的主將是誰。秦曉霞這時。見月娘急得這個樣子。心中不禁有些懊悔。口中啞啞的。竟不能直捷痛快的再說。月娘發急道。事情已然鬧成這個樣子。還隱藏的是甚麼。你們瞞着我。自行交關。已把韓康的性命送了。若再瞞着我時。只怕要城池不保。盡爲魚肉了。有甚麼凶惡的消息。趁早據實的說出來。倒還可有些補救。莫要等到無法挽回的時候。再行說出就晚了。當下秦曉霞見月娘這樣的說。知道勢難隱匿。便把韓康陣亡。苗通嘔血。以及姚之富等。率兵策應。天晚是戰的話。統通都說了。只有敵軍主將是誰。却還不曉得。月娘聽罷。以手扶床。慨然長嘆道。只爲我區區一病。竟鬧出這等舛誤。看來教中前途。殊非吉兆。這也只好歸諸天意了。說罷。連連嘆息。又向秦曉霞問道。你們

大家會議之時。雖因我身在病中。一時不便稟告。但何以就無一個老成持重的人。提倡堅守之議呢。秦曉霞道。宋吉原是主張堅守的。奈衆人各逞意見。不肯服從。後來越鬧越利害。韓康因爲跟金冲。言語不合。彼此忿爭。便頭一個領兵出去交戰了。月娘道。將佐不合。自取覆敗。一日之間。催殘猛將二員。教中大事。從此去矣。說着。不禁潸然淚下。秦曉霞見了這副神情。心中也自有些難過。正在這時候。簾櫳起處。走進一人。看時。正是吳映雪。那吳映雪。留下秦曉霞。看待月娘。本是不放心的。但爲今天事情不順手。大家都是沒好氣。若叫他去了。怕的是他性情魯莽。語言不周。若跟衆人起了紛爭。更是不好。所以只得自己去走一趟。無奈心懸兩地。當然不能久停。因此祭奠完了。便匆匆的趕了回來。誰知進得屋中。舉目一看。只見月娘坐在床上。滿面愁容。目中落淚。便知道今天的敗耗。從秦曉霞口中。報告無遺了。不由得滿懷氣惱。往上攻來。把那含怒的眼光。望着秦曉霞。秦曉霞不等他開口。已自搶着說道。你先不要瞪我。這件事情。姐姐是都知道的了。但是你可要問一問。姐姐怎樣盤詰。



我來着。我要不說時。行也不行。當時的情勢。你是沒有看見。如今我說了。你又要不答應。這不是拿着難題給我作嗎。我今天真正的倒霉。打在夾壁牆裡。要受兩頭兒的氣。秦曉霞說着。臉上也帶出怫然不悅之色。月娘聽了。望着吳映雪道。你且不要抱怨他。這事都爲你們太仔細了。所以纔鬧成這種局面。若再往下瞞着我。只怕弄得城破了。我還在睡夢中呢。請問這是衛顧我。還是陷害我。況且私情是私情。公事是公事。我身爲教中主宰。統轄一切。難道一經有病。這攻戰大計。便當不復與聞。你們就可以擅自作主麼。月娘說到這裡。早已神色勃然。不復照從前垂涕的樣子。那吳映雪見元帥以久病之軀。一旦因爲教中大局。發出這等悲痛之語。不由得滿懷傷感。那兩行熱淚早已奪雙眶而出。趕即恭身說道。是我一時糊塗。念元帥身在病中。不堪此意外驚擾。所以在諸將面前。首倡不行稟白之議。以致喪師折將。貽誤非輕。這蒙蔽之罪。是甘受無辭的。即請元帥秉公發落。以爲後此之戒。說罷。垂首至臆。狀極悚惶。淚珠點點。滴滿地上。先時秦曉霞在旁。本是冷眼旁觀。瞧元帥怎樣跟吳

映雪辦交涉。後來不想竟演出這樣悲劇。便也感觸至情。慘然欲涕。在月娘的心中。本曉得吳映雪不肯入告的一片苦心。純是衛顧自己。不過因爲損兵折將。牽動教中大局。一時惱怒。因而說出這樣的激烈話來。今見吳映雪垂涕而道。甘罪無辭。一片至誠。令人感動。就連那天真爛漫的秦曉霞也都生出惻惻之意。不由得從心靈深處。發出一種難言的酸痛。當急改容說道。賢妹。你快不要這樣。我不過爲教中前途設想。一時急惱。因而口不擇言。至於你爲我之心。甘於受過。我是看得冰清雪亮的。吳映雪聽了。便也垂淚說道。我看姐姐的病勢。不見減輕。常常憂悶不釋。偏巧這時候。敵人驟然進兵。說罷。恐於姐姐病勢有碍。不說罷。又恐貽誤戎機。事處兩難。一心欲碎。先前同宋將軍。本是主張堅守之議的。不料衆人意見參差。以致鬧出這種拂逆之事。雖曰人謀不臧。也是運會所至。還望姐姐善自排遣。保重玉體要緊。月娘道。若談到我的病勢。好叫你聽了喜歡。我今天大睡了一日。精神已自覺得健旺。只是頭目之間。仍然昏悶。不料適纔秦曉霞對我報告這個噩耗。我心中一驚。驀然出

了一頭大汗。此時倒覺得清爽異常。大概病勢已去八分了。吳映雪道。姐姐爲教中精神命脈所寄。今得病體霍然。實爲莫大之幸。如此看來。今天我軍失利。亦可謂塞翁失馬。焉知非福了。秦曉霞聽了。便插言道。先前你還瞋我。如今聽說姐姐病好了。大概不至再抱怨我了罷。月娘道。話雖這樣說。究竟得不償失。但不知清廷此次興師統兵者。究屬何人。吳映雪道。這事現已探聽明白了。主帥是將軍明亮。副帥是都統德楞泰。月娘聽罷。把眉頭一皺。望着吳映雪道。此二人均係清廷知兵大員。將來應付。很是不易的。說畢。俯首沉思了一會。忽然把頭一抬。向吳映雪道。現在只有如此辦法。你趕快替我傳令要緊。吳映雪聽了。便向月娘請示機宜。究竟如何應付。正是。

折將已如傷虎翼。

運謀恰似補羊牢。

欲知月娘說出甚麼計畫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九回 鈞心鬪角帷幄施謀 決勝爭雄疆場賽勇

話說月娘坐在病榻之上。聽得吳映雪說。此次清廷所派的。正副二帥。是將軍明亮。都統德楞泰。月娘皺眉沉思了一會。方向吳映雪說道。此二人俱係清廷知兵大員。應付煞是不易。況且我軍新敗。士氣阻喪。彼挾精銳方張之兵。必將長驅而進。困我城池。那時我們將爲籠中之鳥。雖有羽翼。難於展佈。豈不是要受他的制壓。如今最好折其驕氣。生其懼心。令彼不敢小覷我。方纔好相機應付。徐圖破敵之策。不至受彼圍城之制也。吳映雪說道。尊見甚是。但不知有何良策。可以寒彼之胆。使其不敢圍城。月娘道。計策我已想到這裡了。你趕快取令箭一枝。到外面替我傳令。派姚之富。高經武。蔡郁文。統率兵士。連夜出城。務須廣紮營寨。遍佈旌旗。晝則鉦鼓喧天。夜則燈火照野。使敵人悚目驚心。罔測虛實。自然生其畏懼之念。不敢驟行進逼的了。吳映雪道。姐姐神算。良不可及。秦曉霞却搖頭說道。先前永保率兵來時。故意叫他圍城。如今這一次。却偏不叫他圍城。一樣的事情。却是兩樣的辦法。我真不明白。這

是甚麼道理。月娘道。用兵之道。焉有定法。量你愚魯之輩。如何曉得其中的玄妙。秦曉霞道。因爲我不明白。所以纔覺得納悶。好姐姐。你告訴我罷。也好讓我學一個乖。月娘道。這也沒有甚麼。不過因爲所處的時勢不同而已。先前永保率兵來時。我正席全勝之勢。誘彼圍城。殆將有以挫之。今則我軍甫敗。彼則銳氣方張。倘使圍城。勢將受制。故爾盛陳軍容。以寒敵人之胆。彼既不敢猛烈進攻。我便可以徐圖展布。此即兵法所云。實者虛之。虛者實之耳。總之其命意所在。務在使敵人不測而已。吳映雪聽了。連聲讚嘆。秦曉霞此時。也自點頭領會。月娘又向吳映雪道。事不宜遲。你趕快前去傳令。不要再行耽擱了。吳映雪連忙取了令箭。帶着侍從。上馬出離帥府。去宣元帥之命。姚之富等。接令以後。知道事情緊急。便連夜出軍。照令布置。吳映雪自行回府繳令。到得次日。月娘的病體。果然輕鬆了許多。便勉強掙扎着。升廳議事。誰知第一個不祥的消息。就是報告苗通已於今晨嘔血而亡。月娘聽了。不勝傷感。又想到強敵在前。將佐零落。心中更是異常的煩悶。當有宋吉向前稟道。不是末將多

慮。想此次清廷進兵。聲勢極爲浩大。這裡雖是仰仗元帥威靈。妥爲佈置。可以保得無虞。但襄陽那裡。僅有周將軍一人。誠恐敵人分兵進攻。難資應付。尙望元帥早爲區畫。免有疎虞之悔。愚見是否有當。尙望卓裁。月娘說道。將軍之見極是。本帥也正因此事爲難。只爲人才缺乏。選派不易。所以尙在躊躇未決。言還未了。忽見閃過一人。恭身施禮說道。不才入教。尙無寸功。請願前去助守襄陽。不知可供驅策否。月娘看此人時。却是新近入教。尙未授職的王銳。心想。此人武藝高強。射法出衆。並且就言語舉止上看去。確是個精細的人。很可當得此任。只是入教未久。不知他是否可靠。心中正在委決不下。只見王銳又道。不才此去。誓保襄陽。尙有疎虞。甘當軍令。言時。氣概激昂。義形於色。月娘便道。壯士既然慷慨請行。本帥焉有不信任之理。但襄陽是教中根本所在。倘有失誤。關係非輕。壯士此去。可與周士雄協力共守。諸凡謹慎。若有敵軍侵襲。只以拒守爲上。切勿貪功冒險。言罷。命備公文一封。並令箭一枝。交付王銳。撥五百名軍士跟隨。趕赴襄陽去了。月娘把這件事。發放完畢。忽然覺得

有些頭暈。恐怕舊疾復作。便傳令散議。退後休息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官軍那邊。休息了一夜。到得次日。兩帥升帳。商議進攻安陸之事。德楞泰說道。狂寇鴟張。屢剿未能得手。目今大軍進攻。不啻泰山壓卵。倘再不能一舉蕩平。將何以慰朝廷之望。依區區之見。最好大軍一到。即實行猛烈攻擊。量此烏合之衆。當不難電掃而平也。明亮道。大人所言。固然也是一種辦法。不過據小弟所想。那教匪既然能號召黨徒。抗拒天兵。當然也未可忽視。此次進兵。勢當見機而作。可攻則攻。不宜攻時。則當加以軟困。量此危城孤懸。必難當大軍久圍。爲日一久。定生內變。那時我軍乘勢而擊之。蔑不勝矣。德楞泰道。大帥所見不差。就此傳令起兵。到得那裡。觀察機宜。再行決定。明亮點頭稱是。當即傳下將令。拔寨都起。進攻安陸。一聲令下。大軍即行。浩浩蕩蕩。直奔安陸府而來。那時兩邊的距離。本是不遠。所以天光在午後之時。已然到了。起先明亮跟德楞泰。一個是想着猛攻。一個是想着軟困。俱係成竹在胸。彼此交換過意見的。以爲一到城下。相度機宜。或此或彼。兩個方法。總有一個可以施行的。誰知



事到臨期。竟自有些大謬不然起來。因爲離城不遠。早有探事人攔住馬頭稟道。敢稟二位大帥得知。教匪在城外紮着大營。意在與我師相拒。伏乞號令施行。二人一擺手。探事人退下。明亮向德楞泰說道。教匪先事預防。早有佈置。如此看來。未可厚侮。只怕咱們定的計畫。有些難以施行了。德楞泰道。這事也不盡然。倘其壁壘未堅。正可一舉掃蕩。乘勢圍城。有何不可。明亮道。這也只好到那裡再看罷。當即傳令隊伍緩行。二帥縱馬向前。有許多將佐親兵擁護。意在覘看敵人的形勢。再定行止。人馬行了一程。猛聽得鈺鼓之聲。被風吹送將來。喧闐盈耳。二帥在馬上覺得有些先聲奪人。心中也自一動。當即定睛向對面觀看。只見殺氣騰空。教中所佈的大營。業經儼然在望。再行細細的看時。只見營寨綿亘。勢若長蛇。旗分五色。迎風招展。壯闊之中。非常嚴整。恰似猛虎攔路。奇鬼攪人。緊緊把住要隘。不許人再行前進似的。當時明亮向德楞泰說道。大人。我言如何。你看敵人這些營寨。豈是一戰可以蕩平的麼。德楞泰搖頭說道。先前我把教匪。只看作區區小醜。以爲奏功之期。定在指顧。萬

沒料到聲勢竟會如此浩大。佈置竟能這般嚴整。看來難免要費些力氣的了。明亮道。古人說的好。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。這話是再也不會錯的。如今看這個形勢。圍城既有不能猛攻也自無益。倘使紮足未定。便生挫折。一來損自己威重。二來啟敵人藐視。於事大大不便。依我之見。姑且紮下營寨。與彼旗鼓相當。俟等來日。堂堂正正的與彼見上一陣。那時看其兵力如何。再行相機辦理。似乎於事較有把握。德楞泰說道。大帥之言甚當。現總教匪的營寨。既然守禦嚴整。難以出奇制勝。只好等明天會兵以後。看一看他的實力如何。再行決定辦法。當下二帥意見。既經彼此相合。便傳下令去。選擇地勢。安營紮寨。靜待明日。再行軍前會戰。這邊官軍。對峙着紮下大營。那邊白蓮教中。早已得了消息。姚之富雖說是個粗鹵人。但有昨日苗通韓康前車之鑒。更有高經武。蔡郁文。協同主持。便也未曾輕舉妄動。趕忙把敵軍已到。紮下營寨的消息。派人報告元帥得知。月娘笑向吳映雪道。此敵人爲我先聲所懾。故不敢出奇兵以相嘗試。明日兩軍陣前。覘我兵力如何。再行決定行止。咱們既有虛聲

以爲之先。不可無實力以繼其後。否則使彼窺我底蘊。大軍壓此孤城。其勢殆將難保矣。吳映雪道。姐姐之言固善。但現在就大勢看去。將佐日漸凋零。軍隊亦傷亡不少。教中勢力。迴不如先。官軍進逼。其勢較前爲大。要支撐局面。眩惑敵人的耳目。其事也就不易了。月娘蹙額道。何嘗不是這樣。說不得。我明日扶病親自出城走一遭。把所有軍隊。盡數調將出去。好在城池堅固。只留下一員將。數百名兵。看守足矣。吳映雪道。姐姐病體甫愈。似乎不宜遽臨戰陣。月娘道。勢處危急。那裡還講得這個。我爲全軍之主。遇此大敵當前。實屬存亡所繫。焉能作壁上觀呢。吳映雪聽了。慘然不怡。他知道事機緊促。難以勸阻。也就不往下言語了。到得次日清晨。月娘披掛整齊。率領雲中燕子宋吉。玉芙蓉吳映雪。墨牡丹秦曉霞。及一千兵士出城。只留下鑽天鶴金冲。並數百名軍卒。看守城池。教中人馬。到得城外。那姚之富。高經武。蔡郁文。早已得到了消息。趕忙迎接元帥入營。月娘升帳。諸將分立兩旁。月娘先問了敵人的動作。這纔詰諸將道。此次戰事。關係非輕。諸位將軍。各宜小心努力。不可挫了銳

氣。衆將聽了。一齊噉應。這纔傳下令去。瞭隊出營。只聽得號砲連聲。大隊魚貫而出。到得空闊之地。列成陣勢。鳴鼓索戰。只見官軍營中。靜蕩蕩的。渺無聲息。大家看了。很是疑惑。月娘傳令。再行索戰。當時金鼓大震。角聲怒號。那一股凌厲之氣。似乎要把官軍營寨。踏成齏粉。誰知等了一晌工夫。還不見敵人的動靜。月娘在馬上。心中暗自忖量。知道敵人這樣。一定有甚麼詭謀。但倉猝之中。料不到他是何用意。正在這默默思索的時候。秦曉霞却忿然的說道。這些不要臉的東西。竟自裝聾推儂。洋洋不睬。莫若催趲軍隊。殺人營中。看他這躲到那裡去。月娘道。敵人如此。定有詭謀。我豈可逞一時之憤。自行墜入陷阱。今彼既以靜禦動。我亦將靜以應之。則彼無所施其技矣。衆將聽了。盡皆悅服。秦曉霞却口中叨念道。也好。咱們兩下裏。便彼此對耗着。倒底看一看誰耗的過誰。只是有一件。人家在營裡穩坐。咱們却挺胸疊肚的。坐在馬上。這事未免有些划算不來。不提秦曉霞嘮叨。當時月娘又傳下了將令。命嚴陣以待。休得鬆懈。謹防敵人出其不意。驟行衝突。不料又等了頓飯之時。天光已

然到了下午。還不見敵人出軍應戰。人馬蠢蠢的。站在那裡。都不免有些焦煩。不甯起來。月娘心中。也覺得今天的事。有些怪異難測。若爲持重起見。不如暫且收兵。再與敵人定計索戰。正在這潛行計畫。將要傳令的時候。忽聽得官軍營中。鼓聲大作。號砲齊鳴。再向對面看時。遠遠的望見。各營營門大開。軍隊似波濤一般的湧將出來。月娘此時。倒覺得對於敵人的用心。業經了然省悟。以爲不過故意耽延時刻。待人家士氣已懈。他方振作而出。師那古人彼竭我盈的故智。這也算不了甚麼新奇。但是無故受他這番播弄。未免難以甘心。總要設法報復纔好。當時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便喚宋吉。姚之富。二人到馬前。低聲吩咐道。少時待兩軍交戰之時。你二人可出其不意。率領一枝人馬。襲取敵人的老營。若能得手。便劫取他輜重糧草。趁勢縱火燒寨。那時他軍心一亂。則我可竟全功。倘使他守禦嚴密。難以得志。便可返兵。抄擊敵人的後路。也可以殺他個湊手不及。相機而行。不可有誤。二將便領命而退。月娘心裡想。以爲這一著。足可以報復敵人了。誰知強中更有強中手。他要出其不意。

襲取人家的營寨。人家也要出其不意。襲取他的城池了。原來月娘清晨出兵。跟城外會師。早被官軍那邊探聽去了。當即報告二帥得知。明亮向德楞泰道。看來今日之戰。不可輕敵。那教匪既然傾師而出。其勢殆將爲孤注一擲。以理測之。必將銳不可當。但彼所以出此者。亦因勢力就窮。故爾色厲內荏。苟使有以破之。則後此亦不消多慮了。德楞泰道。大所見甚是。今教匪既然拚其全力。出於一戰。莫若暫時按兵不動。以避其銳。彼疑我有何計策。亦決不敢直逼營前。待其銳氣已懈。再從而擊之。豈不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麼。明亮道。大人之言。深合兵法。咱們一定是這等辦理。但適纔我心中一動。又想到敵人既然空隊而來。他守城的兵力。必然異常的單薄。乘虛直搗。十九定可得手。莫若我率兵當先。前去與教匪抵敵。大人按兵於後。作爲觀敵略陣的形勢。俟等兩軍戰鬥方酣。大人可率領軍隊。抹過戰線。加道疾馳。一直襲取安陸府。慢說他未必覺察及此。即使其果能覺察。但有我在這邊牽掣着他。也難於往救。這個安陸府。穩穩到咱們掌握中了。大人。你意下如何。德楞泰拊掌笑。

道。此計大妙。難爲大帥想來。此城若破。教匪失其憑據。勢當易於殄滅了。但我軍旣打算暗襲城池。對於交戰一層。更可多爲延宕。庶幾戰事方酣。天已遲暮。潛行進兵。更易欺飾敵人耳目了。明亮點頭稱是。他們二人。只顧一定計。可把白蓮教的人馬。等了一個無耐心煩。及至到了出兵交仗的時候。教中一班將士。都氣憤得牙癢癢。恨不得立時將他們斬盡殺光。方纔出得胸中這一口悶氣。但因未得元帥之令。未敢擅自進兵。那時月娘在馬上。定睛向對面觀看。只見敵軍旗分五色。隊列八方。人馬層層密佈。有如霧積雲屯。那一番軍容。比着永保統兵時。還要顯得壯闊。當中帥字旗下。一個紅頂花翎的大員。立馬陣前。將士都在兩旁分列。不問而知。這便是軍中的統帥了。只不知這人。是正帥明亮。抑或是副帥德楞秦。在月娘心中想。以爲是一個統兵會戰。一個坐鎮營中。萬沒料到有襲城之事。這也算是智者千慮。終有一失了。當時兩陣對圓。只見官軍隊中。衝出一騎馬來。馬上的人。橫刀大喝道。有你游擊大人陳彥在此。誰敢出來納命。喊聲未了。教中早有一將。挺手中蛇矛。縱馬而出。

大喝來將休得猖狂。叫你在馬前領死。那將不是別人。正是教中追風將軍。穿花蝴蝶高經武。兩馬向前。刀矛並舉。登時戰到一處。約有十數回合。高經武帶馬便走。陳彥不知是計。後面緊緊追來。口中喝道。狂寇休走。趁早納下首級。看看趕到分際。不隄防高經武。驀的扭轉身軀。那矛比閃電還快。直奔心窩。大喝一聲道。下去。陳彥出其不意。早已中矛落馬。教中一班兵將。見高經武得了彩。同聲歡呼。有如雷動。那時官軍隊中。鸞鈴響動。早同時飛出兩騎馬來。只見一個面似薑黃。手使兩條竹節鋼鞭。一個面如丹鐵。掄動一柄開山大斧。原來那使鞭的名喚羅思舉。使斧的名喚桂涵。他兩個都是四川東鄉縣的人。盡皆膂力出眾。武藝精通。那羅思舉。却是富家出身。因爲白蓮教擾害地方。他自練鄉勇。保護鄉里。曾大破匪首王三槐。當時號爲羅家將。後來投效營伍。在明亮手下當差。授了都司職銜。那桂涵。却是一個大盜。作案無數。後因明亮招募勇士。他便應募而往。明亮見他藝業驚人。當時便授了守備。現在也升到都司了。他兩個人。馬上步下的武藝不算。還另有一種營伍中人沒有的。



技藝就是飛檐走壁如踏平地。這是江湖綠林中的勾當。一概俱係軟巧的工夫。非自幼練習的不能。明亮跟德榜泰盡皆深知。所以對他二人十分刮目。這次也隨着大軍進剿齊王氏。因見游擊陳彥中矛落馬。兩人便各不相謀的。要在元帥面前殺敵立功。當下兩騎馬電馳星飛。直臨陣前。打算要直取高經武。給陳彥報讐。不料白蓮教隊中。同時也有兩騎馬奔出。看時。却是兩員女將。一個穿白帶素。坐下銀合馬。手使方天畫戟。一個穿黑掛皂。坐下烏騮馬。手使點鋼槍。原來正是玉芙蓉吳映雪。墨牡丹秦曉霞。兩人因見高經武殺敵立功。都覺心癢難撓。偏巧羅思舉。桂涵。兩騎並出。正碰在他們心坎上。二人抖擻威風。同時出臨陣前。吳映雪便奔了羅思舉。秦曉霞便撲了桂涵。登時四員將。就捉對兒廝殺起來。在吳秦二人想。本打算手到立功。要步高經武的後塵。在羅桂二人想。區區兩個女子。算得甚麼。定要殺他一個脆快。四人心中都懷着一團高興。誰知動起手來。纔知對方武藝不弱。彼此都不免有些爽然若失。只得各展藝業。力爭上流。殺了個難分難解。再說高經武。見吳秦二

人跟敵將戰到一處。自己本打算策馬而回。忽聽得有人厲聲喝喊。賊將休走。留下性命了去。高經武立馬橫矛。向對面看時。只見一騎馬如飛而至。馬上的人。白面微鬚。英姿颯爽。正是著名的鐵槍王桓。高經武心中暗想道。此人異常梟勇。從先屢次交鋒。教中的上將。都不是他的敵手。看來我也未必戰得過他。但是今日劈面相逢。決不能斂手而退。只好跟他拚上一拚。再作道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王桓的馬。看看已然相離不遠。高經武心中一動。便喝道。來將休得逞強。看槍。口中說着話。下面用力一合攏。馬便霍的向前竄去。那桿蛇矛。早直向王桓胸前刺來。在高經武的用意。本是給敵人一個猝不及防。打算藉此討巧。這事若攔在尋常戰將的身上。十九定要著手。不過那王桓久經戰陣。幹練非常。決不會吃這個虧的。當他縱馬向前之時。心神意念。全都貫注在敵人的身上。當那高經武躍馬挺矛。撲奔自己的要害。他早已看了一個逼清。手中的鐵槍。斜刺裡向外一磕。蛇矛便已撥了頭。隨即大聲喝道。狂寇施此巧著。何異班門弄斧。今天叫你曉得大人的利害。說着大槍一順。直點眉心。

高經武向外一領馬。槍已刺空。二人便動起手來。這時戰場以上。六騎戰馬奔馳。六員上將賭賽。恰一似流星趕月。閃電穿雲。只殺得征塵冉冉。煞氣漫漫。兩邊的將士。都看得呆了。正在這戰苦陣雲深的時候。忽有一騎。敗走疆場。那人不是別人。正是高經武。本來人的藝業和力量。那都是勉強不來的。他在未曾交手之先。已是震於王桓的威名。恐怕自己不是他的對手。及至戰了數十回合。果然覺得他槍法精奇。自己有些難以敵擋。暗想。趁此走的爲妙。不要出了失閃。想走可就遲了。主意打定。覓了一個破綻。策馬回身便走。王桓那裡肯捨。縱馬緊緊追來。那時前面走的。有如激電奔雷。後面追的。恰似疾風驟雨。看看已然相隔咫尺。正在這危急的時候。不料有人來替高經武解圍。這人是誰。便是白蓮教主帥月娘。他見自己手下三將。跟敵人鏖戰。殺了個難解難分。心中暗暗嘆託。說想不到官軍中。竟有此勇將。再看高經武時。恰不是王桓的對手。默忖王鐵槍之名。果然話不虛傳。今日務須殲除此人。好挫動敵軍的銳氣。想罷。將令旗放好。左手取鵠畫弓。右手抽狼牙箭。脚一登鞞。那匹

汗血桃花馬。便潑刺刺的越衆而前。教中一千將士。見元帥手持弓箭。縱馬出陣。都覺得精神陡長。把元帥扶病臨陣。不同疇昔。那一層心事。簡直都忘了。那時恰好高經武敗陣。王桓追將下來。月娘暗道。此天助我成功也。雙手一合。箭已扣在弦上。鳳眼斜覷。雕弓引滿。颯的射將出去。但見一點寒星。直奔王桓膝根而來。正是。

鐵槍慢詔將軍勇。 神箭全憑元帥能。

要知王桓性命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殺敵追奔女帥奮武

獻城策叛將求榮

話說月娘的神箭。本有穿楊貫蝨之能。那一箭射去。王桓當然是沒有命的。不想今天却出了岔故。你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原來月娘久病之軀。陡然臨陣。雖能引滿而發。却苦於手眼不能十分相應。王桓便微倖得脫此厄了。但話雖這樣說。究竟月娘的神技。不比他人。不過所爭有限。未能制命罷了。當時那王桓。一心只在高經武的身上。縱馬如飛。看看趕上。正待舉槍刺時。陡見一點寒星。劈面而至。要躲已是來不及。只得把眼一閉。靜已待死。不料撲的一聲。那箭却射中肩窩。當時血濺征袍。箭鏃全沒到肉裡去了。這事若攔在別人身上。差不多是要落馬的。憑王桓那樣英雄。雖然沒有這等狼狽。却也疼的他緊咬牙關。大槍幾乎脫手。趕忙撥轉馬頭。向本陣飛走。此時高經武。却瞧出了便宜。先前本是人家趕他。這時他却掉過馬來。去趕人家了。王桓的馬。擦着桂涵的馬飛過。涵桂曉得王桓有失。便撇下秦曉霞。去阻高經武。羅思舉也看見了。趕忙用鞭隔開戟。催馬過來打接應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二人便也策馬

如飛。同時加入戰團。王桓却已脫身而去了。當下五員將打作一團。扭作一塊。五樣兵器團團逼轉。恰同影戲人兒似的。不料月娘見王桓帶傷而走。便把令旗一擺。白蓮教的大隊。就如水一般的湧將上來。那邊主帥明亮。也把鞭稍一指。官軍立時吶喊而上。兩軍既經交綏。五員將也自加入混戰之中。不能單獨賭賽了。那時天氣業經晚將上來。一時兩軍鏖戰。聲震天地。這邊白蓮教的宋吉。姚之富。趁着這個工夫。便潛率軍隊。抹過戰線。去襲官軍的老營。那邊副帥德勝。泰。却也趁着這個工夫。潛率軍隊。抹過戰線。去襲安陸府的城池。真個是棋逢對手。都搶着各佔先著。却不料走到一條道兒上去了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單說兩軍交戰之事。近來教中打仗。月娘雖有時親自督戰。却從不曾披堅執銳。身先士卒。現在因爲將佐凋零。不敷分佈。況且此戰所關甚鉅。說不得。只好掙扎病軀。親自出馬了。當時那一柄金背砍山大刀。端的使得花飛雪滾。縱橫莫當。如入無人之境。但見人頭亂滾。熱血橫飛。官軍將佐。死在他的刀下的。不計其數。教中一千人。見元帥尙且如此。無不勇氣百倍。大呼陷陣。

而前。那一番聲勢。真不亞如山崩地裂。幸虧明亮所統。還是訓練之師。尙能拚命的抵禦。否則定要奔潰了。那明亮。先時遠遠的望見月娘出馬。裝束披掛。有如天神一般。便已猜到他是匪首齊王氏。及見他一箭射傷了王桓。心中暗想。果然有此驚人之技。無怪他以一女子。竟能造此大亂了。比至兩軍交戰。見那白蓮教士卒。人人奮勇異常。自己的軍隊。看看立腳不住。大有往下退的樣子。不由得十分駭詫。趕忙縱馬指揮。極力督戰。好挽回這個頹勢。正在這手眼並用。心力交瘁的時候。忽見自己軍隊。從遠處便紛紛亂竄起來。驀的閃開一條道路。恰似波開浪裂一般。一騎馬直向自己面前闖來。馬上的人。頭戴嵌珠飛鳳冠。身披鎖子黃金甲。坐騎汗血桃花馬。手揮金背砍山刀。先時遠望不真。此時却看得仔細。只見他。蛾眉星眼。粉面朱唇。媚之中。另有一番英風殺氣。只怕那代父從軍的花木蘭。擊鼓助戰的梁紅玉。也沒有這等巖巖的氣概。只見他。馬似神龍。刀如閃電。馬到處。千夫辟易。刀過處。大命斯傾。真是一隻胭脂虎。咆哮而來。不是匪首齊王氏。却是那個。只把明亮看得有些心

驚膽戰。原來此次月娘直陷重圍。殺到這裡。却也有他的用意。並不是徒逞一時之勇。茫然毫無目的可比。他因爲盱衡目下的局勢。教中的風色。很是不好。官軍的聲勢較前愈大。兩兩相形。殊覺見絀。這是無可諱言的。若不出奇制勝。將官軍的聲威壓將下去。教中舊有的局面。便很不容易撐持的了。但是一時之間。此事很難設法。古語講得好。急則治標。現在勢處危急。說不得只好仗血氣之勇。若能把他元帥殺了。那時不愁他軍心不亂。這也是事出無奈。暫時救急之策。月娘抱着這個計畫。所以覷定官軍的帥字旗。躍馬掄刀。直透重圍而入。兵士死在他刀下的。早已不計其數。殺來殺去。已直搗敵軍的中堅。眼看那紅頂花翎手棒令旗的大員。相隔已是不遠。月娘此時。擺開大刀。一馬直衝過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早有明亮身旁。一個游擊。兩名守備。同時驟馬迎上。齊聲喝道。好大膽的女寇。一語未終。彼此早動起手來。眨眨眼的工夫。兩名守備。一個帶傷。一個落馬。明亮眼都看直了。身上的汗毛。覺得根根豎起。他雖久經戰陣。却不會見過這般梟勇之人。況且是個花容月貌的女子。尤其



令人罕異。此次他直陷重圍而入。必是志在擒渠斬將。王桓是受了傷了。舒亮是隨着德楞泰襲取城去了。其餘的勇將也都不在眼前。似此誰人可敵。還是走的爲是。不要身瀕危險。後悔嫌遲。想罷。便策馬而走。左右侍衛的將官親兵人等。見大帥動身。也就追隨着走了。誰知那個游擊也早看出勢頭不好。一邊拚命的敵擋。一邊高聲喊道。大帥快走。他只顧說了一句話。略一疏神。右臂上挨了一刀。長槍脫了手。趕忙驟馬而逃。月娘再看官軍那主帥已經走了。正要縱馬追時。忽聽得身後有人喊道。女寇休要逞強。待老爺來取爾的性命。月娘扭項回頭觀看。只見一宗物件飛蝗也似的。已經到了自己面前。打算要躲閃。已是來不及。幸虧他扭項回頭。臉是偏着。物便擦着腮邊而過。雖未大傷。油皮已經破了。原來却是一塊飛石。月娘大怒。看那來將時。只見他面似刃鐵。微有髭鬚。精神非常飽滿。青絹帕罩頭。打着蝴蝶扣兒。身穿青縐綢袄褲。甚麼戰裙咧。跨馬服咧。一概沒有。坐騎一匹黑馬。手掄開山大斧。眼瞧着已經到了面前。這來將正是桂涵。月娘因爲無意中。受了他飛石之傷。這真是

交戰以來。沒有遇到的事。心中惱怒。不可言狀。馳馬揮刀。直取敵人。桂涵疾忙用斧招架。兩人便戰到一處。那桂涵雖然勇悍。究非月娘的敵手。況且因爲月娘。急於要報飛石之讐。刀刀趕緊。只奔那制命的所在。但見刀光閃閃。恰似一條匹練。盤頭蓋頂。探脰攔腰。着着進逼。毫不放鬆。只把那善戰的桂涵殺了一個頭暈眼花。窮於應付。心想。趁早走的爲是。不要把性命斷送到女人的手裡。計算已定。好容易得了一個空隙。策馬落荒而走。月娘因爲恨他切齒。不由縱馬追來。那汗血桃花馬。脚程是特別的快。看看將要趕上。那桂涵一邊跑着。一邊聽得後面鸞鈴之聲漸近。心中又急又怕。忽見前面相隔不遠。有一株大樹。足有好幾丈高。暗說。這倒是個救急的地方。足可把敵人給難住了。一時心忙智亂。急不暇擇。便拋鞭棄斧。條的竄下馬來。施展飛行的工夫。來到樹下。躍身而上。轉眼已經高踞樹頂了。月娘正在追着。猛然見了這種意外的事。心中十分駭詫。暗暗想道。這人既會打飛石。又能輕似猿猴。捷如鷹隼。錯非綠林出身。決不能有此工夫。怎麼官軍中。會有這樣的人物。若不除治了

他將來倒是一個禍患。想到此處，便放好金背刀，打算要取弓箭，不想在這一霎的工夫，後面吶喊之聲，恰似江翻海沸。原來官軍因爲主帥一走，無人指揮，戰鬥不甚得力，被教兵給壓下來了。紛紛滾滾，豕突狼奔。教兵也正在乘勢追趕。官軍中一員將，手揮象鼻大刀，還在極力的抵禦。看看將到了月娘的面前。那將正是俞人傑。月娘一見，知道事機緊促，無暇再去射那樹上的人，只得縱馬掄刀，跟自己的兵將會合到一處。那時天色已經晚將下來。不料官軍正在失勢的時候，忽見自己看守底營的軍隊，亂亂烘烘，氣急敗壞而至。聲言底營已被教匪給劫了。這個消息一傳，大家覺得進不能戰，退無可守，愈加驚惶無措。幸虧白蓮教那邊，當時也得了同樣的報告。月娘知道宋吉姚之富二人已經得手，心中大悅，傳下令來，火速鳴金收軍。比至隊伍齊集，隨派高經武、蔡郁文率軍趕回自己營寨，以資鎮懾。月娘却同吳映雪、秦曉霞率領人馬，統歸官軍的底營。爲的是防備明亮率兵反攻。作那困獸之鬥。在他計算着官軍那邊交戰既然失利，老營又復不守，稱得起是創鉅痛深，聞風喪膽。

自己這上風。總算佔得十足的。雖不能說敵軍從此一蹶不振。但想着轉敗爲勝。當然不易辦到。僅僅半日的工夫。把局勢居然作到這個地位。總要算是稱心滿意的了。也不枉扶病臨陣。賣了偌大的氣力。想到這裏。高坐在敵人大帳之中。十分欣悅。幾乎把戰場上的疲乏都忘了。他却萬沒料到。他奪了人家的營寨。人家已取了他的城池。各爭先著同時下手。但兩相比較起來。人家比他佔的便宜還大。這真稱得起禍福相倚。勝負靡常的了。再說官軍那邊。主帥明亮得了老營不守之耗。心中驚恐。自不必說。暗想。我只道殺他一個湊手不及。誰知人家倒搶到我的頭裡了。但我的營寨。人家已經到了掌握之中。他的城池。尚不知攻取得怎樣。幸虧敵人此時。已不追擊。兵將漸漸聚攏到一處。只好暫說一片。安慰大家。免得軍心亂了。想罷。便命身旁的將校。傳下口令。說此次底營的不守。本係誘敵之計。爲的是好叫那些教匪。把全力注在外邊。無暇顧及城池。副帥德楞泰。已在攻取安陸府。大家棄了營寨。是可以回到城中的。就此整隊前往。休得耽延。這道口令一傳。輾轉陳述。霎時

工夫全體士卒。盡皆知曉。立刻把那股頹靡之氣。陡然振作起來。人人踴躍。隊伍少時已齊。趁着那黃昏之光。一直撲奔安陸府的城池。明亮在馬上。暗自思忖。說此時軍心。雖然穩住了。但是德楞泰此行。是否已經得手。尙在不可知之數。倘使守城者。應付得法。一時急切難下。教匪得了消息。他定然要抄襲我的後路。那時堅城在前。強敵在後。腹背受攻。就要有些不堪設想。萬不料大軍甫至。就爲此掣肘起來。我半生用兵。今日竟走了這條險路。看來那匪首齊王氏。不但武藝出衆。實是智謀絕人。無怪以一婦人。竟能造此大亂。若要剷除他。難免有些棘手。明亮想到此處。心內甚是憂煎。但外面只好矯爲鎮定。等事情到了面前再說。誰知兵至半路。忽有數騎馬。如飛而至。稟報副帥德楞泰。已經取下安陸府。特來報捷。明亮一聽此言。立刻喜上眉梢。心花大放。把適纔滿腔愁悶。拋到九霄去了。在馬上不禁以手加額道。此皆仰仗朝廷洪福。積年狂寇。將歸殄滅。故能將士用命。有此破竹之勢。那時將佐兵卒。也都歡呼踴躍。勇氣頓增。一窩蜂兒似的。長驅進城去了。霎時之間。得失易位。在明亮

從先的計算。也是始願未嘗及此了。但是話又說回。此次安陸府之下。並非仗着甚麼朝廷的洪福。將士的用命。而且未傷一兵。未折一矢。簡直是白白的雙手奉獻了。這件事。只怪月娘失於計算。任用非人。以致落得這般的結果。原來那鑽天鵝金冲。懷恨前讐。久蓄異志。這是在書中久經叙明的了。但是前次之間。還在依違兩可。如今見教中大勢日非。迥殊曩昔。便決定背教求榮。打算投降大清。博得一官半職。也儘夠下半世受用。但一來苦無門徑可入。二來恐官軍那方面。不肯相信。三來就令人家肯於受降。但自己並無尺寸之功。也未必得蒙刮目相待。有這種原因。所以他雖有久蓄的志願。却苦無相當機緣。也只好隱忍未發。待時而動。偏偏事情湊巧。月娘統率諸將出戰。竟把這守城重任。交付與他。清營副帥德楞泰。又恰在此時。前來統兵攻取。像這樣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他怎肯輕輕錯過。便決定把這座安陸府城池。作爲投降進見之禮。雙手送給德楞泰。還愁他不優禮相待。破格提拔麼。這升官發財四字。總算穩穩的捏在掌中了。但是他也想到。怕教中人等不服。激出意外。

的事變。所以先派自己手下親信的人。去守城門。把秘密計畫。統通向他們說了。自己却假作瞭望敵人的形勢。全裝披掛。手持器械。帶領左右人等。上了城頭。那一切應用之物。是早預備好的了。等到官軍將至城下。陡然放起一個信砲來。在這砲聲中。城上已然豎起降旗。城下同時開關落鎖。那些個事先不知的教兵。早嚇得驚惶失措。金冲此時。方把自己的意見。向大衆陳說明白。大家見事已至此。只得齊聲願降。就中有滿心不以為然的。等着機有可乘。混出城門再說。當時那副帥德楞泰。統率兵將。匹馬當先。正預備着要奮勇進攻。忽聽得城頭一聲砲響。以為是敵人向自己軍隊。下了一個警告。不料抬頭看時。城上一面白旗。迎風飄擺。再往下一看。兩扇城門。已經是豁然大開了。德楞泰此時。滿腹狐疑。對於眼前的景象。兀自有些信不及。便命軍隊暫時紮住。告諭一干將士。不得貪功妄進。違令者軍法從事。他怕的是敵人有何詭計。故爾暫且觀望。這正是他老成持重之處。當時官軍中。一班將佐。對於這開城迎降。也都深滋疑訝。因為這是向來未有的事情。雖在行軍之時。不敢交

頭接耳。紛紛議論。但也彼此互視。微微的把頭來搖。表示出不能信任之意。當這遲疑不進的時候。忽見從城門內。跑出數騎馬來。爲首之人。全裝披掛。但是手無器械。表示出投降的誠意。只見他來到帥字纛下。德楞泰的馬前。拋韉離鞍。翻身下了坐騎。雙膝跪倒。高聲說道。罪犯金冲。誤入邪教。身該萬死。今因大帥虎駕來臨。願獻安陸府城池贖罪。尙望大帥開恩憐憫。罪犯終身感戴。說罷。連連叩頭。德楞泰聽了這片言辭。不由得心花大放。立派左右親信下馬。將金冲從地上扶將起來。用溫言獎慰道。足下棄暗投明。舍逆效順。不愧爲識時的俊傑。今者兵不血刃。克復了這座城池。盡出足下一人之力。不惟可以贖罪。並且是大大的一件奇功。本帥定要重加陞賞。以資獎勵。金冲把話聽到這裡。心中恰似一塊石頭落了地。趕忙重新跪下說道。謝大帥的恩典。德楞泰說道。何必如此。快請起來。本帥還有話相問。金冲聽了。這纔遵命起來。德楞泰又問他。在教中身居何職。這次奉命守城。是他一人。還是另有別人。此次城中。共有多少教兵。金冲說道。麾下前此陷身教匪。曾授擡獲將軍的偽職。



此次奉命守城。只是我一個人。城內守兵。不足千人。麾下曉以大義。說以利害。盡皆矢志歸誠了。德楞泰在馬上聽着。連連點頭。但是思前想後。又覺得不能十分放心。怕的是設爲誑哄之計。誘入城中。暗藏下何等埋伏。那可就難免以身涉險的了。因此上。有些躊躇。不肯遽下進軍入城之令。那金冲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。早已猜到德楞泰心中之意。便又恭身回道。麾下此次歸命。實係出於至誠。就讓天胆。也不敢欺朦大帥。不過人藏其心。不可測度。一面之下。何能遽然相信。這也本是情理之常。最好請大帥。先派一枝人馬進城。用資試探。也就可以放心了。再說大帥乃是朝中柱石。三軍司命。就讓信得及麾下。在理也應當出以慎重的。德楞泰道。鑒貌辨色。本帥早曉得足下此來。意出至誠。但是人心不同。各如其面。城中尚有教兵千人。安保沒有胸懷叵測的。所以不得不稍示隄防。以昭慎重。話猶未了。早有先鋒官舒亮。在馬上答言。願率兵入城。作爲前驅。德楞泰聽了。正中下懷。立即允其所請。隨命金冲上馬。作舒亮的先導。統兵長驅而入。德楞泰在後面。壓着大隊。緩緩行來。果然一無

所事。便把安陸府這座城池得了。那德楞泰。是老於軍事之人。當即在馬上。派了四名將校。各率軍卒二百名。分東西南北。把守各城門。嚴防意外。有事速即報知。吩咐已畢。這纔來到白蓮教的元帥府內。升坐大廳。諸將以次晉謁。德楞泰因爲自己是副帥。還有明亮在頭裡。諸事未便擅自作主。所以一切均未發放。便首先派人。去到大營報捷。他卻作夢也沒有料到。大營已被人家劫了。幸虧是會逢其適。守城者自行投降。不費一些氣力。就得了這座城池。不然的時節。幾乎要進退維谷。沒有紮足之地了。由此看來。可見成敗之際。雖曰人事。豈非天命。再說那報捷之人。行至中途。恰遇着明亮的大軍。當即迎着馬頭。稟明一切。明亮聽了。心中大悅。當即整軍直趨入城。比及到了帥府。跟德楞泰晤面以後。各自訴說前情。德楞泰道。此次交戰。我軍旣然失利。又復被他分兵。劫了營底。幸虧他變起自內。垂手得此堅城。事後回思。也就危險得很了。明亮搖頭道。不料區區教匪。竟然如此鴟張。幸仰賴朝廷福澤。卒能化險爲夷。否則就有些不堪設想了。二人把前事叙過。這纔料理軍情。一面派將統

兵在城外結營駐守。與城內成爲犄角之勢。以防敵人前來圍困。一面派人查點舊有糧草器械。以備應用。一面連夜出榜安撫居民。一面指定軍隊駐紮地點。不得騷擾民間。諸事發放。略經就緒。這纔又特傳金冲入見。燈光之下。金冲又給明亮行了大禮。二帥命他起來。一旁賜坐。明亮又着實獎勞了他一番。早由二帥議定。厚賞降將以勸來者。所以當時賞了金冲一個隨營游擊。當即給了委扎。並許紅旗報捷之後。隨摺奏保。一定要補實缺的。金冲聽了。趕忙起身離座。請安謝委。心中那一番高興。直是難以言語形容。並感激二帥的栽培。不知要如何報稱才好。胸中默默計畫。陡然計上心來。想出一條妙策。方要稟告時。忽見明亮對自己說道。金游擊。你既然脫身教匪。報効皇家。應該赶快換了服色。纔是正理。若一時無從置辦。我不妨先給你一份的。金冲當即恭身回道。大帥的體恤。無微不至。麾下就是粉身碎骨。也是難以報答的。不過那換服色一層。依麾下的愚見。却是不妨暫緩。德楞泰道。這是怎麼二個道理呢。金冲道。二位大帥在上。容麾下慢稟。現在安陸府已下。教匪巢窟。只有

襄陽若能同時並舉。則大事可以指揮而定。二位大帥。請想麾下之言是否。德楞泰說道。這話固然說得很對。但是拔取襄陽。談何容易。況且這件事。與你換服色不換服色。又有甚麼關係。當時金冲還未及回答。忽見明亮將膝蓋一拍。哈哈大笑道。是了。此計甚妙。德楞泰在旁看着。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只見明亮向金冲問道。金游擊。莫非你想着再立奇功。前去詐取襄陽麼。金冲道。大帥明見萬里。麾下果然存的是這個念頭。因為麾下投誠一事。襄陽那邊。還在漫無知覺。若是率兵前往。作為奉教中之命。前來幫助守城。那邊守將。定然是深信不疑的。待麾下觀看風色。見機行事。能夠善勸則善勸。能夠惡取則惡取。務須將那襄陽。雙手得來。獻與二位大帥。以報知遇之恩。德楞泰此時。方省悟金冲的用意。連忙含笑說道。雖為你避艱險。肯替朝廷這樣出力。將來大事若成。一定還要重加升賞。金冲道。麾下終身仰仗二位大帥的栽培。明亮道。話雖這樣說。但此事關係甚大。總要計出萬全方好。不可漫為嘗試的第一件。投誠之事。勢難久秘。倘若遲延。事機即洩。若要行此計時。必須出

以神速。第二件。你此去。除左右親信以外。不可攜帶教中舊有的兵卒。只須用官兵假扮而行。妨的是變生肘腋。洩漏機密。那時節不但大事難成。還恐怕你的性命不保。第三件。凡事未曾算進。先要思退。恐你此行。事情不能順手。孤力難以成功。我派一員猛將。啣你的後尾。直趨襄陽。若你得手時。此事只算備而不用。若是不得手。那時內外相應。也不愁大事不成。明亮說道。這裡又回身向德楞泰道。大人。你看我說得可是。德楞泰道。大帥真是明燭機先。算無遺策。那金冲更自不用說了。口中連連稱是。隨又稟道。此事既蒙二位大帥許可。麾下趕即籌備一切。連夜起程。兩帥見他這樣不辭勞瘁。當然又極力慰勞了一番。給了他令箭一枝。許其挑選官軍。便宜行事。金冲這纔辭下。辦理應行事務。連夜趕奔襄陽。二帥又把先鋒官舒亮請來。告訴他詐取襄陽之計。派他率三千精銳之兵。前去接應金冲。諸事要見機而作。舒亮曉得事關重大。那敢怠慢。在天未明時。也就起身就道了。只願這一來不打緊。白蓮教的大勢。眼看就要冰消瓦解。正是。

獬犬由來工反噬。短狐自昔善含沙。

欲知金冲詐取襄陽之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固根本女帥遣援師 急功名雙雄作刺客

話說上一回書。講的是金冲背叛白蓮教。獻了安陸府。並在二帥之前畫策。前去詐取襄陽。如今這話暫且按下。再把白蓮教那邊補述一番。因爲那天的事情。形過於複雜。當兩軍交戰之際。教中便乘勢劫寨。官軍便前去取城。都是同時並舉。總算彼此都得了手。但是官軍營寨被劫。人家是已然知道的。至於城池失陷。教中的人。尙在冥然罔覺。這事却不能怪月娘疎忽。因爲金冲叛教投降。這事實在是出於意外的。所以當時月娘。統率大軍。入了官軍的營寨。高坐中軍大帳之內。早有宋吉姚之富二人。上前參謁。報告劫營經過的情形。宋吉又說道。因爲取的順手。見所積輜重甚多。可以備本教之用。是以不曾放火焚燬。月娘當即慰勞了一番。這纔派人查點營中所存的糧草器械。一切輜重等物。果然是屯積無數。足敷多日之用。月娘聽了。心中大悅。忽有探事人報進帳來。說明亮統率大軍。直趨安陸府城池。必然意在攻打。請元帥早爲準備。月娘一擺手。探事人退下。當時諸將紛紛建議。多主張抄襲官

軍的後路。一來免得城池有失。二來可以殺他一個片甲不歸。這正是絕好的機會。當然不可錯過的。月娘聽了諸將之言。微笑說道。城池非營寨可比。不但關扼嚴固。而且居高臨下。攻取二字。談何容易。城內守禦之兵。雖說不多。然以之應敵則不足。以之守城則有餘。諸位將軍。儘管放心。那安陸府城池。是萬無一失的。況且那些官軍。戰征甫罷。疲乏已極。以之攻城。何能得力。看來他們此行。不過畫蛇添足罷了。我軍正宜暫作壁上之觀。俟等來朝。不難一鼓而破之。定當使彼棄甲曳兵。不敢在此地逗留。諸位將軍。何須性急如此。諸將聽了此言。齊稱元帥老謀勝算。不意正在此時。忽又有人張皇入告。說安陸府城池。已經失陷。現有守城軍士。逃來數名。因事情緊急。未及問得備細。請元帥令下施行。衆將聽了這個意外之耗。不禁面面相覷。都現出驚愕的顏色。那月娘病軀甫愈。又在戰場上。勞苦了這半天。本是疲乏極了。不過因爲戰爭得手。滿懷高興。有一股勝氣助着。所以不覺得怎樣。如今忽聽得安陸府失守的消息。心裡一發急。氣往上一攻。立時覺得頭昏眼暈。髻髻那甫經脫體的



病魔。又要乘隙侵入似的。趕忙定了一定心神。以手扶案。心中暗想道。這事實是奇怪得很。方纔報道官軍取路攻城。隨即報道城池失守。不惟攻打不能。若是之易。就是行軍。也沒有這樣神速之理。此中一定另有委曲。想罷。便吩咐報事人。將那逃來的軍卒。喚上一名問話。工夫不大。領上一名教兵。行過了禮。月娘問他。城池是怎樣失守的。難道金將軍。就沒有設法抵禦麼。他此時不來見我。莫非已經歿於軍中。那兵回道。元帥在上。不提金將軍。還倒罷了。提將起來。真是令人怒髮上指。那安陸府城池。那裏是官軍攻打的。就是金將軍。雙手獻與人家了。他此時。多半已經作了大清朝的官。如何還肯來見元帥。當時衆將聽了。一個個咬牙切齒。勃然變色。甚至有罵出口來的。月娘向衆人說道。諸位將軍息怒。這事不怪金冲。只怪本帥。總因我知人不明。妄以重任相託。方致有此意外之失。說完。又向那兵問道。你可知道此次取城的。是官軍中何人。那兵回道。這事倒說不十分清楚。只知統兵的。是官軍中的主帥。因爲曾經看見帥字旗的。至於是他們的正帥。抑或是他們的副帥。那可就無從

辨別了。後來金將軍下城迎降。我們同夥幾個人。不以此事爲然。便乘混亂之際。找到僻靜之處。一齊縋城而下。特來給元帥送信的。月娘點頭說道。難得你們心地純良。忠於所事。姑且下去休息。明天本帥定有旌賞的。那人方纔遵命而下。月娘便向宋吉姚之富二人問道。適間二位將軍。劫取官軍營寨。可曾見他們的主帥。宋吉回說。不曾見。姚之富道。不但未曾見他們主帥。並且守兵不多。將校武藝平常。所以纔那樣容易得手。月娘道。這就是了。無怪我軍先時索戰。彼竟按兵不動。故意延宕時刻。原來他們也是設計在先的。可惜當時。竟不能見到此處。衆將請問其故。月娘道。他爲的是天光晚了。容易掩飾人的耳目。一面明亮出師。跟我軍迎敵。一面德楞泰率兵。繞道取城。同時並舉。雙管齊下。這也是攻其不備之意。然若非金冲束手迎降。他也未必遽能得志。這也只好歸諸運數罷了。幸虧宋姚二將軍。刦得敵人營寨。未曾被火焚燬。留得糧草無算。人馬儘可應用。這還算不幸中之幸。不然。城池一失。軍實無着。那就不堪設想了。秦曉霞道。別的事我先不管。明天兩軍陣前。務必將那金

冲賊子活捉過來。鑿牙挖眼。剝皮抽筋。方纔解得我心頭之恨。月娘說道。你也不必如此生氣。從來人各有志。豈能相強。我倒不怪他今日投降。只嘆他先時何必入教。像這樣首鼠兩端之人。焉能責以信義。說到科罰一層。也只好遇到機緣再說罷。月娘講到此處。隨取令箭一枝。派人前去調高經武。蔡郁文。連夜拔寨回兵。會合到二處。免致受了敵人的暗算。諸事發放已畢。覺得精神疲倦。實在難以支撐。這纔命諸將各退。自行休息。到了第二天。教中各將領。因爲憤恨金冲。已達極點。都爭先討令。要去叩關索戰。月娘見衆志難遏。也就依允了。但自己却坐鎮大營。未曾親臨戰場。誰知衆將輪流着。一連討戰三日。官軍那一邊。竟自緊閉城門。置諸不理。任憑你怎樣的叫罵。他也是充耳不聞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。只因兩帥議定。暫時不必應戰。俟等襄陽得手。一鼓成功。所以便把閉門之羹。去應付白蓮教了。教中諸將。一個個氣忿而回。無計可施。到得第四天。齊集元帥大帳會議。也有主張設法攻城的。也有主張退守襄陽的。議論紛紜不一。月娘道。凡事總要知己知彼。此際攻城。萬難集事。至

於退守襄陽之策也。決不可鹵莽而行。因爲此際我軍索戰。彼雖閉關不出。倘使退兵。則彼將乘勢襲我之後。理有固然。焉能自蹈其失。目下我軍勢力已形支絀。再行覆敗。何堪設想。這事不能不斟酌妥善的。宋吉道。元帥之言固是。但未將尙有隱憂。因爲金冲已經投降官軍。必將教中形勢傾吐無遺。現在我軍集中於此。襄陽守備未免空虛。倘彼一面牽掣我師。一面分兵去取襄陽。使我首尾不能相顧。安陸失去。已折一臂。襄陽再有舛錯。則我根據全失。教中前途勢將不可收拾。還宜早爲隄備。庶可免致疎虞。依未將之見。刻下最要緊的。是設法保全襄陽。實爲要策。月娘道。將軍之言極是。但我想襄陽那邊。有周士雄王銳二人鎮守。並有軍師劉伯瑜。從旁贊助一切。總有官軍前往。諒來一時之間。也不至有何疏虞。不過凡事不妨謹慎。猶恐旣然見到此處。可偕同姚將軍。率領三千人馬。趕赴襄陽助守。以免萬一之失。本官暫且頓師於此。稍俟機緣。若恢復安陸府。事無可爲。那時本帥另有退兵之法。叫官軍不敢正眼相覷。別人聽得倒還罷了。惟有秦曉霞是個心急口快的人。當時便問

道。元帥有甚麼退兵的妙法。請先說出來。給我們聽一聽。月娘道。若到退兵之時。我把所有人馬。分爲兩組。一組退兵。一組拒敵。互相倒替。以守爲退。官軍總要追襲。在勢亦難得志。衆將聽了。無不佩服。散議以後。到得第二日。宋吉姚之富。已是遵了元帥之命。率領人馬。趕赴襄陽去訖。但是官軍那邊。城頭守望之人。早已看得清楚。趕忙稟報二帥知道。明亮聽了。笑向德楞泰道。此教匪分兵。前去援助襄陽。但是已經遲了。舒亮跟金冲。比他們早走四五天工夫。倘能得手。此時事已大定。他們縱然趕去。亦復於事何濟。咱們對此。儘可置諸不聞不見之列。德楞泰點頭稱是。二人正在談話的時候。忽有羅思舉。桂涵前來稟見。當即喚將進來。問他們二人。有何事面陳。羅思舉道。末將二人。私下計議。想了一條破敵之策。不知是否可行。所以不揣冒昧。來討二位大帥的示。再候令下施行。德楞泰道。行軍打仗。也要講究集思廣益的。你們二人。能夠想出甚麼破敵之策。也是很好的事。不妨說將出來。再行斟酌。桂涵道。量末將二人。都是粗魯的匹夫。那裡配有甚麼計策。即使有一點小小的計算。還能

趕的上二位大帥嗎。所以這次貪心妄想。敢冒昧來陳的。不過仗着自己血氣之勇。技藝之微。作那行險徼倖之事。至於事的能否有成。此際還是漫無把握的。明亮點頭道。你這話說的也是。但你們二人。究竟是怎樣一個打算呢。羅思舉又接口說道。末將們。想那白蓮教。雖然如此猖狂。但其中操縱全局的。都仗着匪首齊王氏。一人調度之力。若能將他先行除却。則教匪之勢。自然瓦解。末將二人都胡亂曉得一些軟巧的工夫。打算仰託二位大帥的洪福。今夜潛入白蓮教的大營。前去刺殺齊王氏。倘能徼倖成功。則教匪失了指揮之人。自然易於破滅。所以特意前來討令。德楞泰道。這倒是個擒賊擒王之計。難得你二人竟能有此膽量。這是再好沒有的了。明亮道。話雖這樣說。但是這件事情。却是危險得很。你二人。可曾詳細的思量過麼。羅思舉道。大帥請放寬心。決然不至僨事的。末將二人。私下計議。等到三更時分。再行離城前往。那時人皆疲倦。守備難免是鬆懈的了。我們暗藏利刃。外穿白蓮教的軍裝。乘機取便。混入營內。總使跟巡防的人撞着。他們一時也無從分析。到得動手之

時。不過如蒼鷹一擊。無論成功與否。即行退走。不少耽延。末將二人自信。憑着這軟巧的工夫。以及步下的脚程。儘可保全自己的生命。二位大帥。不必代爲担心的。明亮道。既然這樣說時。你們二人。不妨去上一趟。諸事謹慎。不可過於貪功。再者我看天氣將變。這件事。可以稍遲一兩天再行。那時你們的行踪。較易隱秘。也很可得到助力的。那羅思舉。桂涵。只爲功名心盛。所以不憚冒此大險。要立那蓋世奇勳。焉有耐煩的心腸。去等那天氣的變化。但是大帥。既然這樣吩咐下來。何敢再爲喋喋。只得等了一肚皮悶氣。唯唯稱是而退。私下裡議論說。大帥識見太迂。天氣的變不變。人那能料得定的。假使天氣不變時。難道這件事。便罷了不成。誰知明亮的識見。到底比他們高了一層。果然過了兩天的工夫。竟自大風陡起。陰雲密布。天上地下。一片陰霾。白天尙且失了光明。何況說到夜晚。就看這樣天氣。前去行刺。真是再便利沒有的了。二人至此。方纔飲服大帥的先見之明。當日又向二帥的面前。請示了一番。到得夜間二更以後。紮扮停當。帶好了利刃。這纔離城前往。向天上看時。一片漆

黑風聲猶自颯得似虎吼的一般。二人施展夜行術的工大。直比那飛鳥奔馬。還要迅疾。霎時之間。已自到了白蓮教的營前。但見各營之中。燈光歷歷落落。好比秋宵的螢火。閃爍不定。那更柝之聲。也是斷斷續續。更兼着風高月黑。格外顯出慘厲的氣象。當下二人各施技藝。早已蹤跡不露。聲息不聞的。來到居中大營以內。諸君諒還記得。這白蓮教所駐的營寨。本來是官軍紮的。因爲叫教中給劫了。便趁了現成的。那羅桂二人。到得營內。定睛觀看。只見一切方向步伍。都沒有更改。不禁心中大悅。彼此點頭會意。便躲避燈光所及的地方。沿着暗仄。鷺伏鶴行。一直撲奔教中大帳而來。比至相離切近。再行看時。只見帳中燈光灼灼。兀自十分明亮。桂涵向羅思舉。打了一個手勢。叫他暫且在外邊巡風。自己要去探一探消息。羅思舉點頭應允。桂涵將身上的衣服。緊了一緊。暗把利刃抽出。隱在腕後。脚尖點地。來到帳前。側耳一聽。毫無聲息。當從帳門潛身而入。到得裡面。仍有一重帷帳。也都做成門戶的形式。當中的所在。開間甚大。本爲預備會議之用。兩邊截成暗間。乃是起居宴息之地。



桂涵定了一定神。便撲奔了上手的暗間。將身爬伏在地。用手指揭開帳簾。微露一隙。向裡面看時。只見燈光之下。桌案以後。下垂手椅上。坐定一人。在那裡以目視地。若有深思。桂涵不看猶可。看時。覺得那一顆急功好勝之心。在腹中怦怦的亂動。原來他見那椅上坐着的。不是別人。正是他視爲奇貨。急欲得而甘心的。匪首齊王氏。本來交戰那一天。他跟月娘。曾經動過手的。後來他被月娘追趕。危迫已急。幸虧逃到樹上去。方纔保全了性命。月娘的面貌。他當然認得很清的。如今要建立殊勳。機會就在咫尺。功名念切。那裡能不動心呢。當時桂涵心中一動。暗說。看他這個神氣。不知要到幾時纔睡。現在三更已過。若再只管耽延。倘或被人撞見。便是前功盡棄。不如趁他低首沉思。闖進去。給他一刀。那時大事已成。回營繳令。我是首功。何等是好。主意打定。把刀換過手來。輕輕把帳簾一揭。身子向上一長。就勢躡將進去。那一份輕快。就如狸貓一般。人到刀到。那口利刃。使直奔脖項而來。不料坐着的那人。猛可裡一抬頭。似乎在他掀帳之時。已經有了覺察。但是事情太快。要打算取兵器去。

抵禦。已是來不及。幸虧在他旁邊。上垂手的那一張椅子。救了性命。當那口刀。相離不遠的時候。口中呀了一聲。掣電般抄起那張椅子。向外磕去。桂涵一見。便知道事情要壞。但是貪功心盛。那裡肯就此罷手。正要躍過桌案。作那性命相撲時。不想從那邊床上。飛過一人。手持寶劍。劈面砍來。桂涵一看。把他嚇了個魂飛胆裂。你道是甚麼原故。原來桌案後。掄椅抵敵的。是一個齊王氏。從那邊床上搶過來。手持寶劍便砍的。又是一個齊王氏。衣服雖稍有不同。容貌却一般相像。況且在這死生呼吸之際。那裡辨得仔細。事出倉猝。桂涵竟疑惑齊王氏。練習妖術。居然會甚麼分身之法。所以當時未曾交手。一撤身。就如弩箭離弦的一般。衝出帳外。那時守衛的人。已經知道了變故。各持器械。一窩蜂兒似的。趕來捉人。結果。數人帶傷。刺客早已走得無踪無影。那守衛的領袖。一面自行請罪。一面請傳令。搜查。誰知元帥。不但不怪他。並說無須搜捕。就連這開刺客的事。也叫他傳諭。一千人等。保守秘密。不必聲張。那守衛的領袖。本來捏着一把汗。今見元帥不加譴責。真個喜出望外。當將兩名刺

客怎樣刀法精奇。行踪飄忽。所以霎時間。傷了幾個人。竟自去了的話。又陳述了一遍。元帥一擺手。這纔退下。吳映雪對月娘說道。姐姐。這等事。正宜嚴密務獲。以絕奸宄。怎麼竟自置諸不究呢。月娘說道。賢妹有所不知。凡事總要有用的再辦。若是明知無用。就可以不必多此一舉。那行刺之人。捷似猿猴。奔馬不及。衆兵士。如何追趕得上。徒自畫蛇添足。何如息事甯人爲得。況此事一經聲揚。軍心皆將驚擾不安。徒餒士氣。於事無濟。但凡稍有謀略的人。絕不作此庸人自擾之事。這便是不肯追究之意。吳映雪點頭道。姐姐所論甚是。但何以知道那行刺的人。捷似猿猴。奔馬不及呢。月娘道。我從前不是對你說過。交戰那一天。曾追趕清營一將。逼得他上樹而逃。便是今天行刺的這個人了。但守衛的人說。行刺是兩個人。那一個。可不知道是誰。諒他技藝。也是不弱的。想不到清營中。竟自有這樣的人物。吳映雪道。兩軍交戰。譁的是堂堂之鼓。正正之旗。無論誰勝誰負。也自甘心。今乃乘昏夜之間。行此暗殺之事。行爲卑劣。無異鼠竊狗偷。眞眞令人齒冷。月娘道。兵不厭詐。苟能藉以破敵。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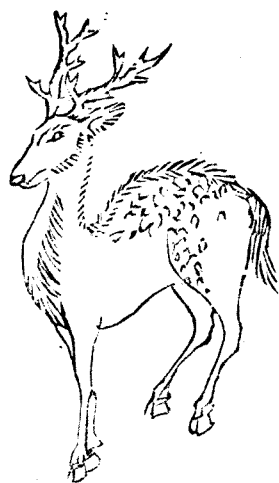
施不可。你試想一想。假如這時。我若不幸被刺而死。咱們教中大勢。還不是四分五裂。不可收拾麼。制一人之命。可以破全軍。他們這條計策。當然也未可厚非的。吳映雪聽了。不禁微笑說道。姐姐這個說法。真是設身處地。善爲人謀了。但可憐我。險希被了無妄之災。若不是命不當絕。只怕這顆頭顱。此時已到清營去了。月娘笑道。這事你可休要抱怨。從先孔子被圍於匡。只爲貌似陽虎。今夜你的遇險。也算事同一律。吳映雪道。魚目混珠。玳瑁亂玉。這事也是個湊巧。假使姐姐身體不倦。依然對坐談話。只怕將刺客嚇怔了。他還不敢進來呢。月娘未及答言。猛聽得外邊步履之聲。簾幕一起。却是秦曉霞走將進來。只見他。睡眼惺忪。匆遽的說道。你們還沒有睡麼。方纔我睡的正香。不知外面是甚麼聲音。將我驚醒了。趕着披衣起來。你們可曾聽見沒有。月娘鎮定的說道。想來是你睡迷了。在那裡作夢。我們甚麼也不會聽見。秦曉霞兀自有些不信。再問吳映雪時。却也是這樣的說。他只好承認是作夢的了。當下月娘跟吳映雪。自然不便往下再談。遂即各自休息。這鬧刺客的事。便就此掩節。

下來。又過了數日。忽然這一天。有人報到中軍大帳。說宋吉領兵而回。在外候令。月娘一聽。就知襄陽大事不好。疾喚宋吉進帳問話。正是。

大業無端成泡影。雄圖一旦付曇花。

欲知襄陽之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英雌奪婿記 第五十一回



第五十二回 任守城叛將襲故智 雪宿恨孝子訴前情

話說上一回書。講的是月娘聽說宋吉回兵。便料到襄陽出了變故。疾忙喚宋吉進帳問話。原來這時候。襄陽已經被清軍克復了。若問是怎麼一段事故。只好從頭慢慢叙來。當那金冲自告奮勇。在二帥面前討令。要去收復襄陽。當蒙二帥獎勞一番。又派舒亮隨後進兵。相機辦理。好作他一個援助。並許事成之後。重加升賞。那金冲真個是說不出來的歡喜。也顧不得甚麼勞苦。點了一千官軍。却盡換了白蓮教的裝束。把事體告諭明白。免得出了舛誤。遂即連夜起程。悄悄奔襄陽而去。那舒亮領了二帥之命。去作金冲的策應。率領三千精銳人馬。也就隨後起程。這些事。都在進佔安陸那一天的夜裡。他們所取的路線。盡皆躲避白蓮教的營寨。恐其被敵人打眼。偏巧教中那一邊。因為鏖戰了一天。人皆勞乏異常。後來得到城池失守的消息。上自將校。下至兵卒。人人盡是無精打采。滿腹憂悶。那裏還顧得探聽敵人的動作。所以這兩枝人馬。潛踪而去。竟自冥然罔覺。那金冲督率隊伍。趕赴襄陽。等到距城

不遠之時。先派人進城報信。那邊將周士雄。王銳。以及軍師劉伯瑜。得到這個信息。趕忙傳下號令。大開城門。排隊相迎。等到金冲率領人馬入城以後。把隊伍安插好了。遂即來至帥府。跟三人講禮就座。周士雄提起苗通韓康身歿之事。很是傷感。金冲道。看來教中氣運。目下很是不好。不但將佐傷亡。就是元帥夙稱知兵。而今也有一籌莫展之勢。安陸那邊。形勢危急。恐怕也難於久保。說罷。假作發愁的樣子。連連搖頭嘆息。劉伯瑜道。即然安陸那邊。形勢不佳。怎麼元帥倒派將軍。分兵來到此處。豈不是緩急有些倒置麼。金冲道。軍師有所不知。元帥恐安陸一有失閃。只好退保襄陽。今派小弟前來。也是預爲佈置之意。周士雄道。想教中從先起事之時。諸事何等順利。怎麼一旦之間。竟會這樣。說罷。跌足長嘆。金冲道。物有盛衰。事有起伏。也本是情理之常。況且以一隅之兵。而抗朝廷。焉有久操勝算之理。王銳道。照金兄這樣說來。則是教中起事之初。不但殘害地方。有乖仁道。並且昧於將來的利害。實屬不智。憑諸位這等表表英雄。怎麼當時。竟會見不及此呢。金冲道。這也不過逞於一時。



的意氣罷了。今日還說他作甚。不過我們衆弟兄。跟教中關係過深。自當禍福與共。足下甫行入教。就趕上這樣厄運。很叫我們有些難以爲情呢。這時周士雄滿面現出不悅之色。望着金冲說道。金賢弟。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目下教中的情勢。雖說有些棘手。但還未必至於一蹶不振。你爲何說出這些頹喪的話來。豈不聞古人一城之地。一旅之師。尙可有爲。何況本教坐擁名城。手握重軍。便自先弱了志氣。幸虧咱們是自己弟兄。久守一處。可以諒你言雖有失。心實無他。不然的時節。難免就要疑惑你煽動人心。意在叵測了。周士雄把話說完。怒氣兀自不息。劉伯瑜從旁勸道。金將軍的話。是出於憂慮本教之意。周將軍的話。是發於愛護本教之心。言雖不同。心實一致。自己弟兄。把話說開了。千萬不可稍存芥蒂。金冲便也趁勢接口道。軍師說的話。真正實獲我心。我不過因爲教中大勢危急。因而口不擇言。說出這些話來。周大哥若是錯想。真叫我踏踢無地了。周士雄道。像這樣切己的事。誰不心中憂悶。但在這時候。出言行事。愈要謹慎方好。你想。咱們乃是士卒的表率。若咱們先自如此。

氣餒。軍卒還有不散心的麼。人心一去。事無可爲。倚伏之間。關係甚重。難道這個道理。你還看不透嗎。說着話。已自擺上筵席。四人入座。一同飲酒。金冲此時。便不肯再提這些話了。講到安陸交戰之事。只把無關重輕的話來敷衍。心中暗自想道。我把你這個笨賊。事到而今。還要忠心耿耿的。給白蓮教去出力。不要忙。早晚有你的樂處。及至酒散。各自安息。到得第二天。舒亮的人馬。已自來到襄陽城下。未曾紮營。便來叫戰。探事人報將進來。周士雄怒道。他太把我小覷。務須殺他一個厲害。叫他不致窺伺我的襄陽。隨即傳下號令。整頓人馬出城。當時王鏡。也要親臨戰場。金冲道。既然二兄臨陣。小弟願在城頭觀戰。以資鎮守。周士雄道。如此甚好。少時人馬齊備。周士雄。王鏡。便率隊而出。金冲見二人已去。當即傳下密令。派自己帶來的軍隊。各城門撥去一百名把守。非得號令。不許開城。其餘的軍卒。滿隨自己上城觀戰。心中暗說。襄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們只有去路。無有歸路了。這兩座城池。都由我一人獻到大清營中。還愁不大大的作個官麼。你們這一起笨賊。鬧來鬧去。不過只成

全了老爺一人的功名富貴。心裡想着。不由得喜上眉梢。揚揚得意。這話暫且按下。再說周士雄。王銳。率隊而出。兩陣對圓。官軍中主將舒亮。縱馬挺戟。直臨陣前。厲聲大喝道。安陸府已經破了。知時務的。趁早下馬自縛。免得你家大人費手。周士雄一聽。氣往上撞。手挺鋼鞭。怒馬而出。一直向官軍陣上。飛奔而來。不料此時王銳。也催火炭馬。揚大砍刀。風馳電掣。自後而至。口中喊道。周大哥。殺雞焉用牛刀。待小弟斬此狂徒。那時王銳的馬。跟周士雄的馬。眼看就要嘴尾相連了。周士雄把馬一勒。回過頭來。剛要跟王銳答話。誰知王銳大喝一聲。手起刀落。斜肩挂項。將周士雄劈於馬下。可嘆周士雄。乃白蓮教一員大將。今天竟自猝不及防。死於非命。這一來變出非常。白蓮教的隊伍。立時大亂。人馬向四下裡。紛紛亂竄。王銳立馬橫刀。大聲喝道。官軍還不速行包抄。更待何時。舒亮果將人馬。分作兩翼。包圍將來。並下了投降免死之令。那時白蓮教的軍卒。見主將死的死了。叛的叛了。那裡還有心腸作戰。繳械投降的也有。落荒而走的也有。打算奔回城去的也有。霎時之間。恰似疾風掃葉。沸

湯沃雪一般。那舒亮縱馬趕到王鏡面前。帶笑說道。王壯士。今日我方纔曉得你的  
心跡。也不枉前此相遇之雅了。往後咱們還可以久守一處。王鏡說道。在下衷曲。此  
時無暇敘述。望大人速行統兵攻城。趁他軍心搖動之時。定然可以得手。若行遲誤。  
大事去矣。舒亮道。壯士不要忙。我且問你一句話。此時城中守將。却是何人。王鏡道。  
守城之將。係白蓮教。昨天新派來的。此人名喚鑽天鶴。金冲。武藝平常。算不得甚麼  
出色的人物。舒亮笑道。好叫壯士得知。那金冲武藝雖然平常。手段却是很好。不要  
把他小覷了。王鏡道。大人如何得知。舒亮說道。我跟他一同率兵來取襄陽。怎得不  
知。王鏡愕然說道。大人。此話怎講。舒亮不由得大笑道。壯士。我從直告訴你說罷。那  
金冲。業經投降。安陸府城池。還是他雙手奉獻的呢。他此次奉了二帥之命。原是詐  
取襄陽。恐怕事情不順手。所以派我領兵來給他作接應。誰知壯士又復棄暗投明。  
致使我軍得此大助。這真是錦上添花。再好沒有的了。王鏡聽了舒亮的話。想起昨  
天金冲。怎樣誇張官軍勢大。怎樣痛陳敵中勢危。這纔知道。話出有因。不禁恍然大

悟。因向舒亮說道。這就是了。我昨天觀察他的情形。就覺有些不對。今天方曉得。內有隱情。但那金冲。久已側身白蓮教內。今一旦投降大軍。這方算得是棄暗投明。至於在下。系出簪纓。頗知順逆。焉肯失身。與教匪爲伍。其所以略作周旋者。不過另有所圖耳。未曾入匪。何有投誠。這其中詳情。尙容後稟。就請大人從速進兵入城。休要再行耽擱了。舒亮點頭說好。當即統率人馬。直指城門而來。再說那金冲。站在城頭。揚揚得意。他知道舒亮武藝高強。就是周士雄也未必是他人的敵手。我且在這裡。坐山觀虎鬥。若是官軍勝了。自不必說。倘若有些不支。我便在城上。鳴砲擂鼓。扯起大清的旗纛。那時教中人馬。見了變出非常。還愁他不立行潰敗麼。眼看着奇功一件。握在掌中。回去見二帥。繳令。面上是何等光彩。想到這裡。真個躊躇滿意。那時官軍跟教兵。差不多是壓城而陣。所以兩邊交戰情形。城頭上是可以望得見的。他見那周士雄。拍馬挺鞭。要去跟舒亮賭鬥。心中暗說。你休要自恃豪強。只怕今天遇着勁敵。難佔上風的了。不想正在盤算之際。忽見王銳。催馬橫刀。也隨後趕赴疆場。暗

說。你們兩個去拚一個。算得甚麼英雄好汉。不用說未必勝得了舒亮。滿讓以多爲勝。佔了上風。但還有你們想不到。的事。在後頭呢。誰知那金冲。以爲人家想不到。那曉得葉落歸根。却鬧成他自己想不到。可見世上之事。幻中有幻。歧中有歧了。在他意念中。以爲那王銳。一定是幫助周士雄。去戰舒亮的。豈知那騎馬趕到分際。周士雄將一回頭。看那神情。鬚髮是要與王銳說話。忽見王銳手起刀落。似閃電一般的快。將周士雄劈於馬下。這一幕驚人的奇劇。直把金冲給嚇得呆了。本來事出意外。却也難怪。及至定了一定神。轉念一想。心中老大的不高興。暗想。這次詐取襄陽城。掃蕩白蓮教根據之地。本是我一人之力。就是那赫赫先鋒舒亮。也不過奉了帥命。替我幫腔。誰知平空裡。又鑽出這麼一個王銳。不知他的心。怎麼竟會跟我走了一條路。也看出投降大清的便宜來了。襄陽主將周士雄。竟死在他人之手。將來論功行賞之時。豈不要把我的勛勞。被分去一半。這事真個美猶有憾。豈不令人大大掃的興。但是事已至此。也屬無可如何。只得傳下號令。命手下軍卒。將所有白蓮教

的旗幟。盡行撤去。把帶來的大清旗幟。一概換上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只把回來的教兵。嚇的胆裂魂飛。進退失據。也有向外逃走的。也有無奈投降的。襄陽城池。便算就此克復了。眼看着官軍大隊。直貫城門而來。金冲一面傳令開城。一面率領人等。下得城來。前去迎接舒亮。他此時。頭上頂了隨營游擊的職銜。也算是大清朝的一員官了。那舒亮本是個侍衛大臣。此時又挂着正印先鋒之職。論起儀注來。當然要還他一個下屬迎接上司之禮。所以金冲那時。先派好了手下親信人。引導入城軍隊。到教軍場駐紮。省得紊亂秩序。自己却帶着侍從人等。鵠立在城門邊。專候迎接舒亮。直等到軍隊將次過完。方見舒亮來到。趕緊搶步上前。迎着馬頭請安。口中高聲說道。卑職金冲。恭接大人憲駕。舒亮在馬上。點了一點頭。向金冲說道。你辛苦了。趕快上馬。給我作個嚮導罷。金冲應了一聲。是。舉目看時。只見王銳的馬。緊傍着舒亮的馬。在此倥偬之中。來不及說話。只彼此點了一點頭。隨即上馬前導。一直來到帥府中。金冲猛然間。想起一件事。派人去尋那軍師劉伯瑜時。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。因

跟他夙無嫌隙。並且是個文人。定然沒有甚麼反抗的動作。便也不來追究。當時舒亮升坐大廳。出示安民。查點錢糧冊籍。所有白蓮教的軍卒。樂意吃糧當差的。便編入隊伍。不樂意的。准其回里。另謀生業。並不難爲他們。這是舒亮奉了二帥之諭。照着安陸府的事。一律辦理。爲的是好解散白蓮教的軍心。等到諸事發放已畢。這纔請王銳金冲。一同入座談話。舒亮道。襄陽一下。匪巢已除。數年巨寇。將歸殄滅。這都仰賴朝廷威靈。方得二位棄逆效順。集此大勛。金冲道。這也仰仗大帥跟大人指揮之力。卑職不過藉此略贖前愆。何敢言功。舒亮道。這也無須太謙的。假使沒有王壯士。手斬周士雄。及足下作應於內。像襄陽這等堅城。豈能一朝而定。金冲接口道。憑大人之威。何堅不摧。况有卑職手握全城。可以効此涓埃之力。那周士雄的死不死。於全局的得失。很沒有甚麼關係。金冲這個話。一面是高抬舒亮。一面要抹去王銳之功。只要是明白人。都可以聽出他的口風。舒亮焉有不曉得之理。當即向金冲道。話也不能這樣說。我聽得那周士雄乃白蓮教中一員大將。自保康縣起事。就是他



奮勇當先。佔了城池。所以匪首齊王氏。以鎮守襄陽重任。託付於他。若不虧王壯士殲除了此人。使匪軍大勢立時瓦解。這襄陽城池。又焉能垂手而定呢。那金冲還未及回言。王銳却已說道。大人何勞如此過獎。在下實在不敢居功的。況且其中。還另有一番隱情。此時不妨在大人面前。說明衷曲。在下所以假投白蓮教。手斬周士雄。實在爲報父兄之讐。並無心藉此機緣。博取功名富貴。將來大人回到大營。面稟二帥。很可以不必提起在下之功。這實是由衷之言。遠望大人體察。這一片話。不但舒亮聽了詫異。就連金冲都怔怔的望着王銳。不知他這言。從何說起。舒亮道。王壯士。從前我只道你是朝廷的忠臣。如今這樣說來。顯見得還是一位家門的孝子。真真令人欽敬。但不知你跟白蓮教。怎樣結下父兄之讎。還請你解釋一番。我好曉得其中的委曲。王銳慨然道。如今既然把話說明。我第一要告訴大人的。就是在下姓楊。並不姓王。因恐白蓮教。憶起前情。故爾暫時假託。我父楊進。身任保康縣都司。因爲教匪起事。力戰捐軀。我兄楊鈞。假意投降白蓮教。後來乘便將齊教總刺殺。也就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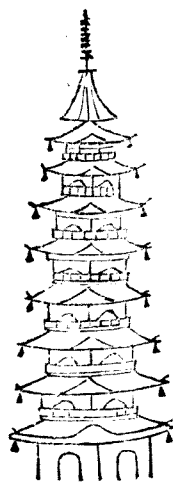
盡而死。這便是我跟教匪。結下這一段父兄之讐。想當年力取保康縣的賊將。就是那周士雄。今朝得手。办此賊。亦可稍慰先靈於地下。至於說到擊功受賞。在下當初就無此心。還求大人原諒爲幸。當時舒亮聽了這套話。把從前一片敬服之心。更自提高數倍。就是那反覆無常妒賢嫉能的金冲。也自感動於中。暗伸大指。說他是一個非常的豪傑。現在既經叙明。這個王鏡。就是本書十七回中。從教匪重圍裡。殺走了的那個楊鏡。往後就稱他的真名。不再說是王鏡了。像那叛主求榮的金冲。跟這爲親報讐的楊鏡。兩兩比較起來。真不啻有金糞之別。霄壤之隔。憑舒亮那樣英果的人。焉能不暗藏軒輊。不過因爲金冲貪得無厭。意在攘此全功。楊鏡却又謙讓未遑。推功不受。此時若發表自己的意見。難免鬧得彼此面上。均覺不安。不若暫時用話敷衍過去。俟等見了二帥時再說。主意打好。當向楊鏡道。足下忠孝兼全。真個令人欽服。即此有功不居。亦見胸襟志氣。迥不猶人。不過此事。不妨姑從緩議。現在教匪尙未殄滅。正有藉重之處。想足下既以忠孝爲重。定然不復拒我。楊鏡聽了這個

話只得唯唯稱是。那金冲也自無得可說。襄陽克復以後，就在兩三天的工夫，差不多一切應行之事都辦好了。這一天，舒亮正在廳上，跟楊鏡、金冲二人商議。那個在此守城，那個回去稟知二帥正在這時候，忽有人報將上來，說白蓮教大隊人馬已到城下。正是。

喜得堅城方到手，  
忽驚勁敵又臨頭。

欲知兩邊交戰之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英雌奪婿記 第五十二回



第五十三回 中飛鎚鑽天鶴被擒 施冷箭無敵將喪命

話說舒亮在廳上。正與楊銳金冲商議軍情之事。忽然有人報上。說白蓮教人馬。將到城下。伏乞號令施行。舒亮命探事人退下。笑向楊銳金冲道。教匪大隊人馬。驟然至此。必係奉主將之令。前來幫助守城的。在他們的用意。無非要用全力保障此城。以爲立足的根本。打算原是不錯的。誰知人馬來到城池已失。他們那一種憤怒失望的情形。也就可想而知。必將人人拚命。個個致死。以洩胸中之忿。看來今日之戰。倒不可輕敵。金冲道。大人何必過慮。據卑職想。他們見着城池已失。必將銳氣沮喪。無復敢戰之心。卑職情願率兵出去。一決雌雄。定當殺他們一個片甲不歸。楊銳道。在下也願出城助戰。稍盡報效之意。舒亮道。既然二位同心願往。我便在城鎮守。專候捷音。當下楊銳金冲辭了舒亮。點齊人馬。便出城前來會戰。比及到得城外看時。那邊已自列隊索戰了。原來這一枝人馬。正是雲中燕子宋吉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奉了元帥之命。前來助守襄陽。因爲行軍急促。又沒料到會有甚麼意外之虞。所以前

邊。並不會撒下探馬。直至離襄陽僅有一程。方命人到城去。先行報信。大隊人馬。便也隨後起程。不意離城不遠。忽見那派去報信人。氣急敗壞的。馳馬跑將回來。宋吉便知出了甚麼事故。隨命將隊伍暫行紮住。好聽他的報告。那報信人下了馬。滿面驚惶之色。向前說道。啟稟二位將軍得知。大事不好了。襄陽城池。不知何時。已被官兵佔據。城上旗幟。盡行更換。我遠遠的望得清楚。便加緊的跑將回來。請將軍早作準備。爲是。話未說完。已把那姚之富。氣得在馬上。怒喊如雷。厲聲說道。安陸府。只爲了金冲一個賊子。便白白的斷送了。難道襄陽。也有這等事情麼。不然的時節。這等突兀的事。却從何說起。看那宋吉時。却是緊鎖雙眉。一聲不語。姚之富道。宋大哥。你還發怔作甚麼。咱們還不必速進兵。前去搶城。宋吉嘆道。事已至此。看來教中氣數盡了。搶城二字。談何容易。姚之富嘆道。甚麼氣數。盡不盡。我也不管。反正總得去一趟。看看襄陽失守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若照大哥這個說法。難道我們二人。便罷兵回去不成。宋吉點頭道。這話說得很是。咱們總得曉得個中真相。好去見元帥覆命。

那王銳入教的日子不多。彼此相知未深。咱們也未敢遽下斷語。至於說到周士雄。不惟入教的資格最老。並且爲人爽直。決非金冲之比。襄陽城池堅固。即使官軍來攻。也決非旦暮之間。所能即下。這次的失守。未免太已離奇。姚之富道。我也是這般想。咱們揣測無益。還是就此進兵罷。宋吉點頭稱是。當即傳下將令。向前進兵。及至離城已近。二將在馬上看時。果然城頭上。迎風招展。盡是大清的旗號。心中當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憤慨。當時晾開隊伍。向城中索戰。工夫不大。只見城門大開。一標人馬湧將出來。到了相當的地點。也就列成陣勢。但見一騎馬越衆而出。馬上的人。耀武揚威。十分得意。挺手中刀。直臨陣前。宋吉跟姚之富。定睛向對面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背叛白蓮教。投降大清營。那個鑽天鶴金冲。姚之富道。宋大哥。你着見了麼。來者正是金冲那賊子。不知他在甚麼時候。又跑到這裏來。大概襄陽也斷送在他的手裡了。待我前去。結果了他的性命。好出這一口無窮的惡氣。他說完了話。恰待縱馬而出。却被宋吉攔住道。姚賢弟。且慢。他不是你的對手。難免就要逃走了。

待我出去。設計將他活擒過來。你給我作接應就是。說畢。催馬直臨陣前。那金冲見對面馬走如飛。來了一人。看時。却是宋吉。只見他雁翎刀佩在肋下。遠遠的便向自己拱手爲禮。心想。他一定是要有甚麼說辭。反正事已至此。他有來言。我有去語。好便好。不好便不好。難道我還怕麼。想罷。便立馬橫刀。靜候宋吉開口。只見他相離已近。高聲說道。金賢弟。你真不愧是個識時的俊傑。我此來。有心腹之言相告。不知你肯念往昔之情。一爲援手麼。金冲聽了這話。以爲宋吉必然是要率衆投降。求自己作個引進之人。不禁心中大悅。想着這又添了一功。便把馬向前一湊。剛要說話時。不隄防宋吉暗藏飛鎚。颯得親切。鷹的一聲。那鎚頭恰似流星一般。直奔金冲的胸口。金冲說了一聲不好。趕忙將身一側。那飛鎚却打在肩頭。手中的刀。早已落於地上。疼得咬緊牙關。方撥馬要走時。宋吉大喝一聲。走那裡去。把馬向前一催。伸手揪住金冲的腰帶。用力只一拖。早已拖離雕鞍。把他雙臂一攏。夾於肋下。便撥轉馬頭。向本陣如飛而走。兩邊軍士。都看得呆了。那楊銳。見了這意料不到的事。心中也自



吃驚趕忙要救金冲。但是憑着手中大刀。已是來不及。只得取弓搭箭。拍馬向前。要射宋吉去解圍。白蓮教那邊陣上。無敵大將姚之富。見宋吉已擒了金冲。心中大喜。又見官軍隊裡。一騎如飛而來。曉得他是要來搶人的。便驟馬向前策應。那時宋吉。夾了金冲。差不多已將歸本陣。楊銳跟姚之富。却已兩馬碰頭。愈走愈近。姚之富此時。已看清了來將是誰。不禁一腔憤怒。兜上心頭。大喝道。王銳。你也背叛了本教麼。不想話還沒有說完。一點寒星如飛而至。要躲時。已是無及。可憐箭透咽喉。翻身落馬。無敵將已自喪命。傾生。楊銳放好了弓。取大刀在手。向本隊一擺。意思是叫他們來搶姚之富的屍首。預備要換金冲。不料官兵沒有趕到。宋吉已自率隊掩至。宋吉見是王銳。也不答話。挺手中雁翎刀。兩人便戰到一處。教兵已自將姚之富屍首搶回。那時官軍也趕到了。兩邊便混戰起來。但是此次官軍出戰的。不過一千人。白蓮教的兵卒。除去監押金冲。看守姚之富的屍靈不計外。還有兩千多人。難免有些衆寡不敵。楊銳見自己兵力。漸漸有些不支。心中難免著慌。正在這個時候。忽聽得城

頭上。鳴金收軍。只得率隊而走。宋吉此時也自無心追趕。兩下裏便就此罷兵。先說楊銳。率兵回到城中。舒亮也從城頭下來。二人一同回去。到得廳上落坐。楊銳先開口說道。原來大人在城頭觀戰。但是金沖被擒。在下兵力不支。大人爲何不統兵出戰。殲此餘孽。反倒鳴金收軍。殊使人中心惶惑。不知命意所在。舒亮聽了。哈哈大笑道。楊兄。我敬你是個忠孝兩全之人。並且因你武藝絕倫。使人心服。故爾略分言交。有如夙讎。我的心事。不妨跟你說明了罷。若論今天的事。我要統兵出去。助你一臂之力。不難把敵人殺敗。將金沖奪將回來。不過我捫心自問。很不樂意這樣的辦。因此便鳴金收軍。也不必讓你再儘去苦戰了。楊銳道。大人意果何居。在下還是未能索解。舒亮道。我說了半天。你竟自未能領悟。我只好跟你直言了罷。那金沖。爲人始終半途改節。我已自看不起他。前者得了襄陽。他又思掩沒你的功勳。全盤攘爲己有。我更憎嫌他。器量偏淺。妒賢嫉能。但苦於沒有方法。把他懲戒。連日心中。我兀自覺得悶悶不樂。今天事情湊巧。他竟被白蓮教的人。重新把他拿回。想來千刀萬副。

一定夠他受用的了。像這樣的人。落得這樣的收場。本是當然的結果。我又何必違天理。背人情。前去拯救他。因此只好袖手旁觀。置諸不理。楊銳道。大人原來爲此。但是那金冲。是於朝廷有功的人。今番把他折了。回去見大帥時。恐有未便。舒亮道。這一個倒不消多慮。難道他武藝低微。就不許被人擒去麼。況且在二帥的心理。不過一時利用他。未必怎樣把他看重。折去也就折去。豈能怪罪到別人身上。再者我們雖折了金冲。你却射死了姚之富。一還一報。也很可扯直的了。足下儘放寬心。我自有話去應付。今者賊兵已退。未便再行延擱。我將於明日統兵就道。回見二帥。這邊守城之責。只好請足下偏勞的。楊銳聽了這個話。也只好應承下來。官軍這邊的事。業經叙明。暫且按下。再說宋吉統兵退下一程。這纔紮好營寨。此時急切中。難尋棺木。只好把姚之富的屍首。從樁裏葬了。推問那金冲。襄陽怎生失守。他已曉得一身被擒。難逃公道。早將死生二字。置之度外。任你枉費唇舌。他只仰頭不睬。後來還虧得推問被擒的官兵。方纔把前後的事。統通明白了。宋吉聽得舒亮。統兵在內。扼守襄

陽。又有那替父報讐。智勇兼全的楊銳。相助爲理。那再行奪取襄陽的話。簡直是絲毫無望。況且襄陽失守。姚之富陣亡。一千軍士。銳氣沮喪。大有不堪再戰之勢。權衡現在的情形。除去從速回兵。稟告元帥外。實無他法。因而便就此撤兵了。比至到得安陸城外。白蓮教的大營。有人稟報到中軍大帳。月娘一聽宋吉撤兵而回。又僅有他一人稟見。不見了姚之富。心中便曉得襄陽那邊。定然發生了甚麼變故。隨命喚宋吉進帳問話。比至宋吉遵命入謁。行禮就座以後。月娘望了他臉上的神色。不禁皺眉說道。宋將軍你得了噩耗來麼。宋吉嘆道。元帥明見。果然不差。想不到教中大勢。一旦垂危至此。當將前後之事。一一向月娘陳明。月娘聽見襄陽失守。周士雄姚之富兩員上將。均已陣亡。覺得根據全失。將佐消磨。強敵當前。進退皆窘。教中從先的局面。已無恢復的可能。遂即慨然說道。萬不料事機乖忤。一至於此。此中破壞的線索。全由金冲一人。爲之厲階。那楊銳報父兄之讎。假意周旋。就中取事。論情論理。尙屬無可指摘。只怪自己知人不明罷了。惟獨那金冲。辜恩反噬。破壞大局。喪心昧

良。一至於此。說起來。真個令人髮指。今幸將軍把他擒來。當卽予以誅戮。以抒教中全體之憤。隨命將他押入帳中。待本帥問他一問。工夫不大。金冲已自倒捆二臂。押入帳中。他見了月娘。把臉一揚。作出不屑的神色。昂然立在下面。月娘拍案喝道。我把你這萬惡的賊子。安陸襄陽。俱斷送在你一人之手。今日見得本帥。有何話說。金冲一陣冷笑。望着月娘說道。賤婢。白蓮教的基業。本由齊教總及衆人的力量。創造出來。你以一婦人。竟目趁了現成。妄自尊大。我們多少先進。倒要服從你的指揮。小教總齊林。也是被你害了。豺性蛇心。毒螫已極。我恨你入骨。久思得當以報。今者安陸襄陽。俱經失陷。大軍當前。滅亡在卽。你已經到了末日。我縱死在九泉之下。也自瞑目甘心。你還要把話來嚇誰。月娘道。好一膽大的狂徒。你妄逞利口。顛倒黑白。本帥也無暇與你細辨。左右。推出砍了。那時大帳以上。除去宋吉。還有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二人在旁。及至要斬金冲。秦曉霞便討令去監斬。左右把金冲推出。秦曉霞押在後面。月娘坐在帳上。靜候那號砲一聲。人頭落地。誰知等了一會工夫。並不會聽得砲

聲響。月娘正在心中疑惑。忽見秦曉霞滿面驚惶之色。走入帳來。向月娘說道。元帥在上。那金冲殺不得了。現在大營以外。有人給他求情。月娘作色道。軍令已出。豈同兒戲。何人給他求情。值得你這樣倉皇入告。秦曉霞道。元帥不要生氣。來的這人。非同小可。他說出話來。元帥一定是要依的。月娘聽了。忙問這人是誰。秦曉霞這纔不慌不忙。道出那人姓名。正是

說來華嶽山搖動。道破長江水逆流。

欲知給金冲求情的果是何人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父女重晤飛將求情 夫婦相逢英雌奪婿

話說月娘傳了將令。要斬金冲。秦曉霞前去監斬。誰知工夫不大。秦曉霞却倉皇走入帳中。說外面有人求情。月娘問那求情人是誰。秦曉霞臉上現出那驚喜異常的神色。望着月娘說道。提起這人。真是天外飛來。保管元帥聽了。可以把你喜歡死。月娘聞得此語。不禁入耳驚心。忙從座上起立。兩眼望着秦曉霞。只聽他往下說道。那人自稱是賽飛將李魁。我記得元帥曾經對我說過。他豈不是你的生身老父麼。月娘一聞此言。臉上的顏色都變了。身子把不住的直抖。不由自主的。早已坐下了。把眼望着宋吉。用手指着外面。口中却掙不出一句話來。宋吉早已會意。便起身說道。元帥請放寬心。待末將前去看來。說着。便走出帳外。秦曉霞道。我也跟着去。若果是老人家時。只好暫把金冲那厮押起來。等問明白了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再說。他也就隨着出去了。此時月娘定了一定神。方向吳映雪說道。我父前者保鏢而出。已被齊林那厮。途中陷害。這事已隔多年。怎麼事到而今。又會來到這裡。未免太已的。

奇怪。吳映雪道。元帥何必驚疑。少頃便知分曉。據我想。當然是真的。不然。父女之間。豈同他人。一見之下。真僞立辨。焉有敢於假託嘗試之理。月娘聽了這話。不禁連連點頭。回想父女之情。覺得百感交集。便無心再往下談話。工夫不大。只見宋吉秦曉霞前導。引進一個人來。月娘定睛看時。見那人精神矍鑠。鬚髮蒼然。容貌雖覺得老了。神情態度。却一些也沒有改。不是自己生身的老父。更是何人。月娘一見。至情感動。早已淚流滿面。如飛的跑下座來。到了跟前。拜伏於地。用手攀着他父親的腿。放聲大哭。那李魁。雖是飽經閱歷的英雄。從來不輕動心的。到此也不由得中懷愴惻。落下幾滴淚來。用手把月娘挽起道。唉。我兒。萬不料我們父女。竟自這般的相會。你也忒於逞性了。當時在旁的人。見了這種情形。沒有一個不爲之感動的。大家就座以後。李魁先開口說道。我兒。現在我沒有工夫。跟你叙說別後的話。只好揀眼前要緊的事情說了。那個金冲。他還是我救命的恩人。若沒有他。咱們父女。今生怎得相會。我方纔見他。綁在營門要斬。也不知他犯的是甚麼罪。你可看爲父之面。把他寬



恕了罷。月娘說道。孩兒謹遵老父之命。但不知他。怎麼會跟老人家。有這救命之恩。李魁說道。這個話。當時我沒有工夫。告訴你說。因為有刻不容緩的事。等着你火速去辦。李魁說到這裡。把眼向四下裡一看。月娘早已會意。便命左右侍衛之人。一律退出。只有宋吉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三人在旁。李魁低聲向月娘說道。我兒。你即刻率領精兵。向某某路上迎去。官軍大隊。正向前行。那統兵官兒。叫作甚麼舒亮。你那未婚夫婿袁錦章。叫他們當作奸細捉去。現正押在隊裡。你設法把他奪回要緊。至於其中經過的情形。只好俟後再說了。宋吉等聽了這話。不由得駭詫異常。月娘更自不用說了。他以爲久經身亡的老父。忽然一旦無恙歸來。感情的刺激。已經達於極頂。誰知不測之事。聚於一朝。那久縈寤寐的袁錦章。也忽於此時。得着這載吉載凶之耗。直使他一顆芳心。百轉柔腸。一時委曲繚戾。百感交併。也不知是憂。也不知是喜。也不知是焦煩。也不知是暢快。真是另有一般滋味在心頭了。但在這急如星火。性命交關的時候。也無暇問及種種。遂請老父李魁。暫到後帳休息。當即委派宋吉。高

經武。蔡郁文鎮守大營。自己率領吳映雪。跟秦曉霞。及二千精銳馬軍。向着李魁所說的那一條大路上。風馳電掣的迎將上去。走出約有二十里之遙。已然見遠遠的塵頭大起。馬蹄之聲動地。恰似悶雷一般。月娘便曉得。官軍將要到了。他是早有成算在胸的。料定監押人犯。當然在隊伍的後面。統軍主將。必然是在前邊的。便將二千馬軍。分爲兩隊。一隊叫吳秦二人統着。迎頭痛擊。一隊自己統着。預先閃在一旁。俟等官軍魚貫而進。却陡然橫衝過來。將他隊伍。截爲兩斷。那時官軍後隊。沒有統率之人。勢將不戰自亂。趁此機會。奪取袁錦章。豈不易於得手。這本是他預定的計畫。所以跟官軍。距離尙遠。便都支配好了。那邊官軍。發現了前邊有敵兵阻路。便趕忙報與主帥得知。那舒亮。本是鐵錚錚的硬漢。豈肯把伏兵放在眼內。當即傳下將令。馳突而前。偷敢阻撓。即行痛剿。軍士得了將令。只得踴躍而前。比至兩軍一接觸。早就彼此大呼。動起手來。吳映雪一桿方天戟。秦曉霞一條點鋼槍。盤住舒亮廝殺。官軍跟救兵。也都各逞精神。拚命鏖戰。那官軍的大隊。前邊動着手。後邊陸續而進。

就恰似潮水漫漫而來的一般。不料這時候。忽從斜刺裡。陡然起了一片吶喊之聲。不亞如天崩地裂。在喊聲起處。這一標人馬。早已橫衝過來。把官軍的隊伍。立時截成兩段。那些官兵。鞍馬勞頓。中途遇戰。心中已不比平時鎮定。今見敵人。正兵之外。又有奇兵。已不免心驚胆落起來。况兼這些教兵。都是精銳之軍。又有月娘親自統率。一時大呼馳突。鏡不可當。霎時的工夫。除死傷不計外。官軍已自紛紛的。向四下裡逃竄。月娘事有專注。只在覓取一人。那裡有閒心。跟這些官軍作對。便率領着一班侍衛親軍。掃着官軍後尾。一邊任意的衝殺。一邊留心的偵查。就好比披砂揀金。剖璞尋玉的一樣。那時最後的官軍。押着輜重車輛等物。見着前邊的隊伍。業經崩潰。勢不可支。便也狼奔豕突。各自逃生。月娘來着親軍。向前猛進。如入無人之境。不過只有些車輛什物。障礙道路。要穿繞而行罷了。那時月娘。策馬橫刀。眼光四射。要覓取幸錦章。稱得起是用志不紛。乃凝於神。機會已至。竟成良覲。居然被他覓到了。原來那一邊。有一個小小的土阜。土阜上面。放着一輛車。那車的製造。雖非真正的。

囚車。却有一人被綁在裏面。土阜的四週。有二三十名官軍。團團圍繞。還有一名戴着白頂的小武官。立馬橫槍。在那裡統率着。像這種情形。不問而知。是監押囚犯的了。那個小武官。及一千軍卒。還在那裡作夢。他們以爲這一次。白蓮教兵。中途刦殺。必然是跟主帥舒亮過不去。好報那奪取襄陽之讐。要不然。就爲的是刦搶輜重。以供軍需。像他們當着這一份小差使。看守那無關緊要的囚犯。白蓮教的人。當然沒有工夫。把正眼來瞟一瞟。樂得暫作壁上之觀。俟等敵人收兵以後。安安穩穩的。把囚車趕走。將來交代公事時。上官一定還要見喜。說他們不負委託。這豈不是很好的事嗎。他們却萬也沒有料到。白蓮教此次興兵。也不爲的是舒亮。也不爲的是輜重。主帥統兵。親自臨敵。只爲的是這個囚犯。他們倘若曉得這種情形。或者是把囚犯殺了。或者是把囚車。趕到隱僻的所在。那都是說不定的。如今等到曉得時。已經遲了。當時月娘。眼光望到這一輛囚車時。不由得神經也震動了。腦筋也刺激了。五臟六腑。立刻都高高的提起來了。趕忙催坐下桃花馬。擺手中金背刀。招呼侍衛親

軍似閃電一般的快。直奔這土阜而來。那個小武官。以及一干的軍卒。見了這意料不到的事。登時不約而同的。啊呀了一聲。各自策馬飛奔。紛然如鳥獸而散。只剩得那輛囚車。拋在土阜上面了。遠望不真。近觀仔細。月娘看那車上的人時。只見倒縛二臂。坐在車中。雖然風塵憔悴。不復濯濯如春柳。皎皎如秋月。但丰采尙可辨認。鬚張緒當年。恰是那相別多年的袁錦章。一旦此在相晤。此時只見他兩行情淚。已自滴落下來。把那模糊的淚眼。望到自己面上。如痴如醉。如喜如疑。萬般情緒。都在剎那之頃。一齊湧現。月娘雖是個搖山撼岳的英雄。攪海翻江的奇女。但到了這種場合。也不禁牽動九曲柔腸。幾乎湧出兩行酸淚。只爲士卒在側。恐失觀瞻。只好把那眼淚勉強咽回肚中去了。當即吩咐軍士。把車子趕下土阜。將臂縛給解了。好生保護而行。此時月娘跟袁錦章。雖彼此脈脈含情。却寂寂未交一語。在此戎馬倥傯。士卒森列之際。却也無怪其然了。月娘見斯人已得大功告成。便統率侍衛親軍。掉轉馬首。折將回來。那時被敎兵截斷在後的官軍。業經支撐不來。落荒逃散。月娘傳

令不必追趕。只派了二百名兵。收取官軍所遺下的輜重什物。以備回營應用。自己率領人馬。保護着袁錦章那輛車兒。趕奔前去。要與吳映雪。秦曉霞。合兵一處。就此收軍而回。這一回戰事。總算是稱心滿意的了。誰知正行之間。已見吳映雪率領人馬。紛紛滾滾而至。一見月娘。滿面愁慘的說道。元帥。秦曉霞因爲追趕敵人。竟不知去向。這便如何是好。月娘一聞此言。心中非常難受。趕忙派精細的教兵。分頭向四下裏。追尋踪跡。正是。

慢喜英雌能奪婿。

忽驚悍女竟失踪。

欲知秦曉霞生死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蹈危險秦曉霞傾生 奮忠義吳映雪代主

話說上一回書。講的是月娘奪得袁錦章。驅兵而回。欲與吳秦二人。合兵一處。取道歸營。誰知吳映雪。率兵迎將上來。述說秦曉霞追趕敵人。不知去向。月娘聽得這個消息。心中煞是不安。趕忙派了多數教兵。向四下裏分頭尋覓。火速等着回報。衆教兵領令去了。你道秦曉霞。怎麼竟會追敵失踪。這話只好補述一番。原來官軍跟教兵甫行接觸之際。月娘分兵一半。預備橫衝過去。截斷敵人的隊伍。這邀擊舒亮的責任。便託在吳秦二人身上了。當時吳映雪。秦曉霞。抖擻精神。衝入敵陣。恰好撞着舒亮。一個便擺開方天畫戟。一個便使動渾鐵點鋼槍。兩馬向前。雙鋒並舉。直取舒亮。舒亮便驟坐下火龍駒。挺手中雙鐵戟。接住二人交戰。三般兵器。團團逼轉。殺了個難解難分。那吳秦二人。因爲月娘去奪取袁錦章。自己的勝負。所關甚大。便都使出十二分力氣。來對付舒亮。那舒亮。雖然武藝高强。儘堪敵住二將。却也討不出甚麼便宜。無奈手下的官軍。長途跋涉而來。都不免有些疲乏。況且前隊被人迎頭痛

擊。後隊又被人攔腰截斷。教兵又都是精銳之軍。如何抵敵得住。便漸漸的向四下裡潰散起來。舒亮雖然跟敵人動手。但已覺得自己這邊兵力不佳。暗想離安陸城池。已然不遠。何必在此苦鬥。白蓮教的勢力。此際已成嚼火之光。不過是收拾餘燼。背城借一。我何苦跟他們拚命。況且此仗打勝了。也屬無關緊要。設有參差。倒大大的犯不上了。還是棄了後邊的輜重。率兵趕快回城。把襄陽之事。稟告二帥要緊。舒亮想到此處。早已無心戀戰。想着覓個破綻便走。偏那吳映雪。秦曉霞。着着趕緊。苦無空隙。好容易吳映雪的馬衝過去了。又用戟隔開了秦曉霞的槍。這纔策馬回身而走。不隄防吳映雪圈過了馬。一戟刺來。舒亮一低頭。却將纓冠挑落。舒亮嚇了一跳。馬便趁勢跑下去了。吳映雪不肯相捨。口中喝道。那裡走。便拍馬挺戟。追將下來。却苦於他的銀合馬。沒有舒亮火龍駒的脚程快。趕有一箭之地。不但沒有近。反到比前遠了。從前吳映雪。一時逞興追來。心中並沒有甚麼計算。及至追趕不上。猛然心中一動。說怎麼沒有見秦曉霞。難道他不曾趕來麼。疾忙回頭看時。何嘗有秦曉



霞的影兒。暗說。這個事情不好。我們兩個人。僅僅跟他殺得一個平手。如今剩下我一人。不會趕上。算是萬幸。倘若趕上。豈不是要吃虧的。秦曉霞這個人。真正誤事不淺。我最好就此止住。不必妄行冒險了。思到此處。便兜馬折將回來。誰知遍覓秦曉霞。竟然踪跡不見。那時官軍業經四散逃走。教兵也未窮追。便漸漸的都聚攏到主將的馬前。吳映雪向他們詢問秦曉霞的踪跡。有幾個兵卒說道。我們曾見秦將軍。追趕一個敵軍的將弁。只爲倉猝之際。不曾看清向那方去了。吳映雪聽得這話。心中很是着急。便派人在附近地方查看。結果竟自尋覓不着。恰在這個時候。月娘統率人馬來了。吳映雪把此事稟明。月娘這纔又委派多人。向四下裡詳細查找。若問秦曉霞端的追趕何人。向何方而去。此事只好慢慢的說。原來當舒亮敗走之際。吳映雪追下去了。秦曉霞豈是甘落人後的。便也要縱馬追來。不料事出意外。冷不防被官軍一名千總。一鐵矛從後刺來。剛好刺在秦曉霞的腿上。那千總是安徽人。姓裴。名豹。他本是個窮無所歸。入伍當兵的人。因爲舒亮見他身軀魁偉。膂力很大。十

分愛惜於他。便平地拔升。給了他一名千總。那裴豹感激知遇。愛戴舒亮。自不必說。今天見主將被兩個女寇盤住。殺了個難解難分。打算要給幫忙。又苦於插不下手。此刻好容易得了空隙。便策馬趕上一矛刺來。總算他報主心切。這一矛並未落空。將將刺在秦曉霞的腿上。傷痕雖說不深。已然鮮血飛濺。那秦曉霞性如烈火。忽然吃了這麼一個苦子。疼倒不必說。肺葉都幾乎氣炸了。兜過馬來。厲聲喝道。好賊。兩個字剛纔迸出舌尖。點鋼槍已然劈面而至。裴豹趕忙抖擻精神。用鐵矛來招架。僅僅走了一兩個照面。裴豹已是手忙腳亂。支撐不來。暗說。好一個厲害的女寇。不要在他手中送了命。還是趁早走的爲是。主意打好。虛刺一矛。策馬便走。秦曉霞喝道。走向那裏去。今天不取你的性命。你也不認得我是誰。口中說着。那烏驃馬早已潑刺的趕將下來。裴豹心中曉得。敵人恨憤已極。倘若被他趕上。命性便有些難保。便策馬如飛的。落荒跑去。秦曉霞要報那一矛之讐。緊緊窮追。那裡肯捨。這時天色漸晚。並且是慌不擇路。跑來跑去。不隄防一聲響。裴豹和坐下的馬。一齊掉入夾溝。

以內。秦曉霞在後面。看了一個逼清。趕忙把馬勒住。叫他緩緩的走。怕他步了敵人的後塵。及至到了夾溝附近。翻身下了馬。手持點鋼槍。來到溝邊。他因爲被人家。刺了他一矛。他心中這一口怨氣。始終不會出得。必須將敵人身上。刺幾個透明的窟窿。方纔滿意。所以毫不思索的。便趕到溝前。他却忘了人家在暗處。他在明處。犯了交戰的大忌。當時他兩腳站在溝邊。手中橫着鋼槍。身子向下一俯。把眼光向溝中注視。要尋覓敵人的所在。不隄防在這一瞬之中。只聽得夾溝內。大喝一聲。丈八鐵矛。與驚蛇出草相仿。陡然而起。也是那秦曉霞。大數已然告盡。這一矛。不偏不倚。恰好刺中咽喉。只見熱血飛噴。死屍栽倒。手中的鋼槍。也同時落地。可嘆秦曉霞。一生慫勇。臨終却死在不知名的人手內。那裴豹。身臨險地。却成了意外之功。心中又驚又喜。自不必說。他的馬。落在溝中。已經把腿摔壞了。却喜得自己。並沒有受着甚麼傷。當時他手持鐵矛。出了夾溝。用佩刀割了秦曉霞的首級。便騎了那匹烏騾馬。繞道回安陸府去了。先時吳映雪。派人尋覓。因爲在戰線附近的地方查找。所以不會

尋着。及至月娘派下多人。向四下裏分頭大索。這纔有人。發現了秦曉霞的屍身。趕忙昇回。向元帥馬前稟告。月娘跟吳映雪。一見秦曉霞無頭的屍腔。血跡模糊。非常的可慘。追想往日之情。並他爛縵天真的好處。不由得五內崩摧。在馬上放聲大慟。就是那許多的軍卒。也都爲之感動。後來倒是吳映雪。把死者不可復生的話。勸住了月娘。這纔載了秦曉霞的屍首。擁護着袁錦章的車輜。一同收軍而回。這時月娘的心中。真個是甜酸並作。苦辣交呈。直辨不出是怎麼一種滋味。若說是失意呢。久經死去的老父。忽然無恙歸來。杳無音信的奠碣。也得同日晤面。在這一日之中。得了兩宗天大的喜事。直比掘金獲寶。還要勝強萬倍。人生如此之事。能得幾回。若說不喜。直有些不近人情。但若說是得意呢。教中的大勢。業經江河日下。安陸已失。襄陽復陷。將佐凋零。戰守俱絀。今日一戰。又把倚爲左右手的秦曉霞。送了性命。默察將來。直無再振的希望。回想當日起兵。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取。聲勢何等烜赫。偏那時。父親夫婿。音問俱無。直到水盡山窮。方才不先不後。同日並集。却叫我如何擺佈。是

好。這可稱得起。事到頭來不自由了。月娘只顧在馬上。沈沈尋思。百感交集。不知不覺的。已然到了大營。早有宋吉。高經武。蔡郁文。率兵迎將出來。那時袁錦章。已經有人將他扶下了車。幸虧月娘方寸不亂。還能夠臨機應變。當下指着袁錦章。向衆人說道。這是我父的義子。不幸陷在官軍。從先我父。曾受過他的恩惠。不由得本帥。不親身往救。今幸將他拯救而來。庶可慰我老父之望。先時營中的將士。也聽得元帥生身的老父。一旦來投。覺得很爲驚詫。及見元帥出馬。救回一個少年。人人更覺得奇異。及經月娘一剖解。大家盡爲釋然。齊向元帥面前致賀。月娘道。此戰又折了秦將軍。本帥不勝哀痛。何賀之有。衆人聽了。也都爲之愴然。當下這纔發放人馬。入帳休息。那秦曉霞的屍身。自用棺木殮好。致祭安葬。不用細說。到得夜深之時。三軍盡皆安歇。密帳以內。只有月娘。及老父李魁。未婚夫婿袁錦章。至親三人外。尚有宋吉。跟吳映雪。亦皆列席。因爲宋吉。是李魁舊日的部下。吳映雪。是月娘的心腹。一切已往之事。二人皆已深知。所以無須避忌的。當時李魁嘆了一口氣。向衆人說道。在你

們想。我是久經死去的了。就是我當日親身涉險的時候。也不曾料到。今世還可以重生。再跟你們相聚。這事我只好簡略的說一說罷。當年我保到鏗陝西去。有一天。不幸落在黑店裡。一時粗心。未曾覺察。中了人家的藥酒。身體也不能動了。話也不能說了。只剩下眼睛能看。耳朵能聽。一切知覺。還是照舊的。當時走進兩個人來。一個便是今天綁在營門要問斬的那個甚麼金冲。一個是獐頭鼠目的少年。我記得在你義父王員外家曾經見過他的。却忘了他叫甚麼名字。只聽得店中伺候的人。稱他作少教總。便是主謀陷害的人了。月娘聽了此言。便曉得是那齊林。觸犯舊恨。不禁咬牙切齒。痛罵賊子。吳映雪道。姐姐先不要生氣。聽老人家往下說。李魁這纔又接着說道。依着那少年的主意。便要把我殺了。幸虧那金冲。將他攔住。說道。咱們這藥酒。不同別的他。既經喝下去。筋骨已軟。不能動作。又復變成瘖啞。反正是個死人了。念他一世英雄。咱們又跟他沒有甚麼讐恨。免去他餐刀之苦。扔到山裡去。任他自己去死罷。那少年依了他的勸告。派人將我扔在附近的山中。衆人聽了此

言。纔曉得李魁日間求情。說金冲曾有救命之恩。是從這裡來的。不禁都點了一點頭。李魁又說道。當時他們說的話。我聽得是很清的。雖然免了身首異處。但扔在山內。寸步難移。自料也是有死無生。誰料命不當絕。竟得了意外的奇逢。可見人之生死。是有定數的了。我於被棄山中第二天。遇着了一個老僧。他形容怪偉。曳杖而來。走到我的身邊。低頭端詳了一會。口中連連嘆息。用瓢舀了一瓢山澗的水。從身邊葫蘆中。傾出一粒丹藥。向我說道。你是受了人家的暗算。吃了軟身禁口之藥。業經與死爲鄰了。今天遇見了我。也是一緣一法。數由前定。把我這粒丹藥服下。管保你立刻就可以好的。他說完了話。便把丹藥送到我的唇邊。我那時。已將死生置於度外。便毫不遲疑的。把丹藥噙入口中。又喝了一口水。送入腹內。工夫不大。五內恰似雷鳴一般。不但翻腸攪肚。就連四肢百骸。都覺得策策搖動。少時從口中。吐出許多的惡水。立刻氣爽神清。一切如舊。話也說出來了。身體也能動轉了。便向那老僧叩頭。謝他救命之恩。他道。你也應當有這一步魔難。如今儘可拋撇世緣。跟隨着我。

作一個護法罷。我聽了他的言語。也只得跟隨了他。閑游三山。悶踏五嶽。也不知道經歷了幾多歲月。後來又隨他入了西藏。住了有半年的工夫。他忽然向我說道。你塵緣未斷。還應當父女重逢。了此人事。不要在此耽擱了。我就拜辭了他。由藏入川。由川轉入湖北。那時白蓮教徒。各處蠶起。烽烟匝地。鑿鼓驚人。沿途沸沸揚揚。聽見人說。有一枝教匪。爲首的是個女子。喚作齊王氏。刻下佔據襄陽安陸等處。屢抗官兵。聲勢甚大。怎般的英雄。怎般的家世。我聽了入耳驚心。便疑惑到你的身上。但是還不能知道的確。想着到襄陽。訪詢一個究竟。偏好事情湊巧。有一天我住在店裡。便遇見了他。李魁說到這裡。用手一指袁錦章。隨又往下說道。我們兩人住的房間。只隔一壁。夜間忽聽得隔壁有啜泣之聲。我想那人。定然有甚麼爲難之事。便撩動我扶危濟困之心。要去探問一番。看是否可以相助。隨即起身。走到他的房間。猛可裏推門而入。只見燈光下。他捧着一對金鳳啣珠釵。正在那裡低聲飲泣。月娘聽到此處。兩眼一發酸。幾乎落下淚來。李魁接着說道。當時他見我。嚇了一跳。趕忙拭去



淚痕。起身讓坐。及至彼此通過姓名之後。他面容便覺得有些駭異。隨又問我是甚麼地方人。我告訴他是襄陽人。他駭異得更厲害了。當即問我是否以保標爲業。膝下是否有一愛女。名喚玉英。因爲自己隻身遠出。休咎莫卜。便過繼與至好王員外爲養女。我聽了他的這片話。也自無限驚疑。因問他爲何知得這等詳細。他知道事情的確了。隨即哭拜於地。我連忙把他扶起。問是怎麼一段原故。他這纔將以前的情事。一一對我說知。我不料旅邸之內。一日翁婿相逢。真是又驚又喜。因問他爲何捧着珠釵哭泣。他這纔講起。回家以後。乃父怎樣堅持異議。另行訂婚他姓。他怎樣棄家出走。落拓異鄉。後來遇着了一位到河南上任的官員。聘他去管理文牘。隨任以後。賓主很是契合。經過了幾多歲月。後因閱看邸報。知道有齊王氏。聚衆起兵。在襄陽一帶。聲勢很爲浩大。據那官員。談講齊王氏倡亂始末。他心中已自有些覺察。但還委決不下。因而託故辭館。要去潛行訪查。便由河南返入湖北。一路諮詢之下。已經十知八九。隨即決定直趨襄陽。好辨一個水落石出。不期上天默佑。我們竟自

不先不後。遇到一處了。從此便結伴同行。一個尋妻。一個訪女。比至到得襄陽附近的地方。已經把事情打聽得千真萬確。我們心中好不高興。只是又聽得說。你統兵駐在安陸府。不免要再勞一番跋涉。偏巧這時候。他有些身體不好。便在店中。將息了幾天。就聽到襄陽失陷的消息了。我們不免背地裡議論。誰知隔牆有耳。被店主。人聽了去。可巧那時候。有舒亮的差官。到街市上。採辦應用之物。店主。人便擴情報告。說他店中。住着兩個白蓮教的奸細。差官便率了數十名兵。將店房包圍。前來捉人。事出倉猝。我又手無寸鐵。那裡顧得了他。只得踹開窗戶。越牆而逃。趨行到這裡。前來報信。這就是已往從前的事了。李魁這一番叙說。把袁錦章的事。也都陳述明白。倒省得他自己再說。當時不但月娘。爲之悲感下淚。就是宋吉吳映雪二人。也都連聲嘆息。愀然不樂。月娘也就把自己所經過的事。簡括的述了一番。李魁跟袁錦章。方纔豁然洞曉。彼此雖說是歷劫重逢。應當破涕爲笑。但苦於目下勢成騎虎。已經進退皆難。團聚固然可慶。後患何堪設想。大家心中。都各自了了。那裡還提得起。

甚麼興致。況且一夕深談。述說這數年之事。天光差不多都要亮了。只得暫且各行休息。到得第二天。月娘果然尊重老父的意見。把金冲釋放了。他覩顏回到城去。見了二帥。竟說是自己乘隙得逃。二帥免不得嘉慰一番。許其將來重加保獎。那時二帥於昨日已經得了舒亮的報告。知道襄陽克復。並殺了敵人上將二員。這都是楊銳之力。並把他假投白蓮教。爲的是報父兄之讎。一一叙說清楚。二帥十分嘆賞。許其將來從優議保。後來又有美豹。獻上秦曉霞的首級報功。二帥便升他爲隨營都司。以示獎勵。這時又見金冲無恙歸來。心中愈覺高興。當下彼此計議。說白蓮教根據盡失。將佐多亡。就大勢看來。已不難指日戡定。就是他教中兵卒。盡肯効死力戰。兩軍相蹙。難免死傷過多。這倒是一件大患。最好要離散他的軍心。便可易於爲力了。二帥斟酌了一番。定下一條計策。便喚王桓進帳。吩咐一切。王桓遵令而退。把應用之物。置備好了。這纔率軍出城。向白蓮教索戰。教中探事人。報入帳中。月娘正在寢悶之際。又聽得敵人。不過是偏師挑戰。人馬無多。便派高經武。蔡郁文。率兵前去。

應敵。二人得令。整軍而出。及至兩軍相隔不遠。忽見官軍中。一騎馬出臨陣前。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鐵槍王桓。高蔡兩個人以爲他是前來要戰的。那知王桓的馬。跑到分際。便兜住了。用手內大槍。向教中軍隊一指。厲聲喝道。白蓮教軍士聽真。爾等本是朝廷良善的子民。只因一時身受迫脅。誤入邪教。目下襄陽已失。教匪殄滅在即。二位大帥。秉心仁愛。不肯不教而誅。特派我前來宣諭。凡有效順投誠者。一律免死。爾等不信時。請來看。他說着。把手中的槍向後一招。只見官軍隊中。猛然挑起兩桿。一丈多長的大白旗。上面寫的字比斗還大。一面寫的是。襄陽已失。一面寫的是。降者免死。每面旗上。又都橫書着大帥示。三個字。那兩桿大旗迎風招展。似乎是一個生死關頭的警告。那些教兵。無數的眼睛。都呆呆的向那旗子望着。面上現出躊躇恐懼之色。高經武。蔡郁文。不料到有這樣的事。心中又是驚惶。又是懊惱。恨不得割了王桓的舌頭。將那旗子扯碎。方纔出得胸中之氣。便傳令進兵。向前猛撲。教兵只得勉強打起精神。吶喊而進。不料王桓撥馬回歸本陣。教兵恰待趕上前去。只見官

軍中萬弩齊發。恰似飛蝗一般的射來。教兵見了。便都觀望不前。官軍就徐徐的撤將回去。高蔡兩個人。見軍心浮動。不甚踴躍。便不敢窮追。就此也下了收兵之令。這一次。兩軍並不會見仗。只是官軍對於教兵。下了一個警告罷了。高蔡兩個人。回營以後。將陣上之事。稟與月娘得知。月娘曉得是敵人要離散軍心。恰中自己目前要害。心中愈加愁悶。便命高蔡二人暫退。到得晚間。月娘又在密帳以內。請老父李魁。與宋吉吳映雪袁錦章等。一同秘密會議。大家就座以後。面上都帶着頹喪之色。這本是時勢所逼。不期然而然的。月娘便把本日陣前之事。報告過了。衆人聽得。不禁搖頭嘆息。却答不出甚麼話來。月娘慨然說道。大勢已非。末日將至。這本是看得很清的。想我當日起兵。原是挺而走險。縱橫數年。使官軍疲於奔命。不可謂非得意一時了。今不幸一旦至此。在我原無可悔。不過老父深恩未報。袁兄僅得一面。這些遺憾。難免要擾攘心頭。但天實爲之。也屬無可如何了。在我心中的計算。最好趁此之際。請老父跟袁兄。離開此地他往。不必攪入這個漩渦。免得玉石俱焚。同歸於盡。

況且前者起兵的時候。二人並不在場。今者脫然無累。亦屬理之當然。月娘說到這裡。把眼望着宋吉跟吳映雪道。至於說到咱們。只好禍福與共。不必再行計較的了。此時李魁手拂蒼髯。慘然說道。我兒。你自矜小小的智勇。妄思發此大難。今日的結果。也只好稱是自作之孽了。但我只可憐你。遭際坎坷。奸人作祟。逼得無可如何。方纔走了這條險路。平心而論。這也是數由前定。人力難回了。我闖蕩江湖。屢瀕危險。身後只有你這點骨血。怎忍眼睜睜的。看着你以身就死。不如咱們父女二人。死在一處也罷。李魁說着。不由得落下幾點英雄老淚。月娘眼見老父。這樣恻傷。那裡還支撐得住。也就至情感動。俯首啜泣起來。袁錦章却哽咽着說道。我倒想了一條計策。不知是否可行。想從先起兵抗命。本屬迫不得已。目下既到了不可收拾的地位。何妨解下兵柄。遁世潛藏。豈不把這一場危難。就可以解脫了麼。月娘聽到此處。不由得抬起淚眼。望着袁錦章說道。唉。袁兄。你到底。是書生之見。於情勢上。不復了然。不但我是教中主宰。爲三軍耳目所繫。難於輕身遠颺。就使渡過這層難關。得以潛

踪而去。但是數載以來。攻城奪地。殺人無數。今值清軍奏凱之際。若使不得主名。怎肯輕輕的放過。那時大索之下。亦將無以自存。與其被獲於日後。何若就死於目前。烈烈轟轟。肝腦塗地。究勝於怏怏。俯首受刑。這是我已經計算好了。袁錦章聽得此言。覺得情理兼至。便嗚咽不勝的說道。既是這樣。我也跟着死在一處罷。說着早已涕淚縱橫。若不是怕外人聽見。幾乎就要放聲大慟。宋吉嘆道。局勢至此。真正令人無可如何。若是稍有方法可想。挽回這不幸運命。我決不惜拚出一死。誰知他話未說完。忽見吳映雪起身離座。走到月娘的面前。用手一拉月娘的腕子。目中似乎射出精光。慨然說道。姐姐。我倒有一條救急之策。可以解得今日之圍。惟求姐姐。念其往日之情。知我此言。出於肝胆。不要駁我的回。方好。月娘也趕忙起身離座。道。我與你。情誼不啻骨肉。有何計策。不妨說將出來。細行斟酌。何必出言如此激越。吳映雪聽了月娘的話。這纔披肝瀝膽。慷慨陳辭。正是。

時至阡危顯節義。人當生死見交情。

欲知吳映雪說出甚麼話來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六回 冥鴻脫網疑問千秋 僵李代桃結束全局

話說月娘在夜間召集秘密會議。討論最後辦法。大家皆苦於束手無策。忽然吳映雪。自陳有解圍之法。月娘問他是何計策。吳映雪這纔說道。今日教中的局勢。已同日落崦嵫。不堪回首。總使孫武復生。白起再世。恐亦無法善其後了。所以我說的解圍之法。並不是爲教中大局著想。乃是爲姐姐一人著想。從前種種。儘可看作天際曇花。不妨趁此抽身。另闢一條新路。在姐姐想。從先既由自己。首先發難。率衆起兵。今日之事。自當禍福與共。生死不渝。在大義上講。這個道理。原是不錯的。不過老人家死裡得生。袁先生離而復合。情緣輻輳。萃於一時。若是姐姐堅持已見。甯爲玉碎。不爲瓦全。死者固屬抱憾。生者其將何堪。若照老人家跟袁先生所說。彼此同歸於盡。於天理人情上。更是使不得了。所以我替姐姐設想。畫一不得已之策。還是暫作潛龍。韜光匿采的爲是。月娘聽到這裡。便用話截住道。賢妹。你也來說這現成的話了。請問我勢偏處此。是怎樣一個走法。本教的將士。是否容我走。我走以後。清廷是

否可以置諸不究。這些道理。不是明明白白的。擺在這裡麼。憑賢妹這樣精細人。爲何也說出兒戲的話來。吳映雪聽了。微然一笑道。姐姐。你先不要着急。我的話。還沒有說完呢。我叫你走。並非袁先生所說。僅以一走了事。走還有走的法子啊。月娘道。請問賢妹。是怎樣一個法子。大家此時。也都聚精會神的。要聽吳映雪。有何等高超的計策。只見吳映雪道。姐姐。你看教中大勢。危迫至此。我也只好存亡與共的了。但在我。與其白白的死去。莫若拚此一身。解免了姐姐的危難。天幸我的容貌。與姐姐大致鬚鬢。雖曰魚目。儘可混珠。錯非久聚之人。倉猝決難辨認。趁此深夜之際。我便跟姐姐。彼此換了裝束。事不宜遲。姐姐就可同老人家袁先生。從速去此他往。姐姐便冒充是我。只說奉了將令。保護他們二位。離此大營。我想軍中將士。決然不能看破的。等着到了相當的地方。換去裝束。更易姓名。入山宜深。入林宜密。從此鴻飛冥冥。弋人又將何慕。至於說到我。明日便與清軍。作那最後的奮鬥。終了此局。只要姐姐。常常想着我。念其彼此相聚一場。能夠死生不負。也就好了。這是我一條救急之

策。只請姐姐立行依允。不要遲疑。李魁。宋吉。袁錦章。到得此時。方纔了然。吳映雪的用意。心中暗說。這果是一條妙策。但人家要去以身替死。決不能出口贊成的。只好暫守緘默。靜聽當局二人自行交涉。當時月娘垂泣說道。賢妹。承你高義薄雲。情願以身相代。這等生死交情。真個古今罕見。但在你。雖屬意出至誠。毫無虛偽。但我抽身而去。却令你替我當災。捫心究屬何忍。這事。我只能心中領你的情。實在碍難照辦的。吳映雪道。我早猜到姐姐。是要推諉的了。但試問。我總然不替姐姐。不也還是一死麼。與其兩人並死。何若一人得生。況我僅此一身。脫然無累。姐姐尙有衰年老父。及袁先生一段情緣。姐姐總不爲己身計。又安忍使生我者。愛我者。心灰望絕。一同偕死呢。況且還有一說。我今日來替姐姐。固由於恩義的關係。感而出此。但是回想起來。實則數由前定。天實爲之。在姐姐原是應該去的。在我原是應該替的。明明白白。因果如此。姐姐又何必再行推拒呢。吳映雪說出這片話。不但諸人驚愕異常。就是月娘。也覺得難以索解。便道。賢妹。你這數由前定之論。果是從何說起。莫非因

爲我不肯依你的辦法。所以故神其說麼。吳映雪聽了。一笑說道。姐姐向來是記性最好的。怎麼自己經過的事。又由我提說起來。仍自懵然罔覺。莫非是方寸已亂麼。姐姐想一想。從先我教起兵之初。姐姐曾經作過一夢。夢見我軍大敗。死屍遍地。姐姐見了一個屍首。裝束面目。恰是自己。心中大是疑懼。及至細細看時。那屍首。却原來是我。姐姐正在悲慟。忽有兩個人。執着姐姐的手。痛哭流涕。姐姐看那兩人時。却一個是老人家。一個就是袁先生。姐姐心裡一急。這纔驚醒。後來曾將這個噩夢。對我跟秦曉霞說過。往事回思。言猶在耳。如今教中大勢已近終局。老人家跟袁先生。又恰於此時來到。可見數由前定。我命中注就。是應該替姐姐。解脫此厄的。現經把話說明。姐姐自當恍然大悟。可見我這前定之說。是信而有徵的了。不然的時節。難道還是姐姐。預先造出這個怪夢來。好留爲今日的地步麼。就此說來。我也無須退縮。姐姐也無須推拒。各人都按照造化安排定的。各行其是就是了。當時李魁宋吉袁錦章。聽得此言。不禁彼此互視。驚詫不已。月娘至此。也就陡然憶起前事。想暗事

不由人。果然妖夢是踐。但我豈可藉此爲由。就叫人家去替我死麼。當向吳映雪說道。賢妹。當初果有此事。不過我捫心自問。究竟不安。昔人說得好。人嘗冒天下之大不韙。而不犯吾心之所不安。這件事。雖承賢妹慷慨自陳。在我究難承認。月娘說到此處。辭意非常決絕。李魁等。看此事要成僵局。盡把眼光瞅着兩個人。莫贊一辭。不料吳映雪。陡然掣出旁邊懸掛的寶劍。橫在手中。離着自己的脖頸。不過只有幾寸遠。月娘一見變了顏色。方要向前去奪時。吳映雪發出沈著而又短促的話道。姐姐。且慢。你若向前。我只一死。那時候。吳映雪看着月娘。月娘看着吳映雪。兩人的目光。一相接觸。月娘便噤住了。似乎是爲吳映雪目光所攝。知道再越雷池一步。必要發生不幸的事故。莫若服從他的話好。那時旁邊三個人。也都急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吳映雪便道。無論怎樣。我的話既經說出。決無反汗之理。姐姐若堅執不從。我只有死在姐姐面前。以明此心便了。他說到這裏。把肘一回。那口寶劍。便攏住自己的脖項。用眼看着月娘。候他那最後的答覆。月娘一見。淚如雨下。便推金山。倒玉柱。拜在地。

下說道。賢妹既然這樣委曲成全。愚姊若再不從。便於天理人情上。俱都說不下去。如今只好違卻初衷。作個貪生怕死之人罷了。此後有生之年。盡出賢妹所賜。此恩此德。永矢弗諼。說到這裡。早已哽咽難言。那袁錦章。看見月娘跪下。也便搶着跪下了。李魁此時。也起身離座。悲哽的說道。賢姪女。蒙你這樣仁至義盡。矜全我們父女。老朽也有一拜。說着。也就拜倒在地。那吳映雪。當月娘跪下時。已是棄劍答拜。今見李魁拜倒。趕忙起身。搶步扶起道。老人家爲何這樣。豈不要叫我五內不安。這時月娘跟袁錦章。也就都拭淚而起。宋吉當即說道。現下事情既經決定。依我之見。事不宜遲。最好趁此三更以後的天氣。速行離此他往。到得天明時。已經走出很遠的路了。不要等到明日。出了參差。便把吳將軍一片血誠。盡歸辜負。衆人聽得此言。知道所說的。確是實話。吳映雪便向月娘道。宋將軍之言。深合我心。姐姐不要遲廻。聚散何爭頃刻。月娘忍淚點頭。彼此便換了裝束。當由宋吉代爲傳令。備了一輛車。兩匹馬。叫袁錦章乘車。並安放一切應用之物。李魁跟月娘騎馬。傳諭守營的將士。只說

元帥有令。派吳將軍。保護他們父子。離營他往。將士聽了。自然是照例放行。毫無阻難的。到得將行分手之際。月娘跟吳映雪。都覺得寸心如割。知道地老天荒。從此永無見面之日。四目注視。酸淚欲滴。但此時。已有侍衛的人在旁。不便再談衷曲。只由吳映雪。作那元帥的口吻。向月娘說道。將軍前途。一切保重爲要。月娘控背躬身。僅應了一個是字。便忍住眼淚。硬着心腸。轉身而出。霎時之間。早已輪影蹄聲。載着無限悲恨而去。從此以後。便別有天地。非人間。不是本書所能窮其究竟了。再說到得第二天。清軍那邊。果然三路出兵。前來索戰。正帥明亮。自統中軍。舒亮統左翼。王桓統右翼。聲勢非常赫濯。大有滅此朝食之概。這是兩帥商酌好了。打算要一戰成功。白蓮教這邊。得了信息。當卽傳下將令。命高經武統左翼。蔡郁文統右翼。吳映雪自統中軍。命宋吉爲合後。前去抵敵。這時白蓮教一千將士。曉得此戰異常險惡。人人心中。十分懼懍。當時吳映雪。冒了月娘。頭戴嵌珠飛鳳冠。身披鎖子黃金甲。外罩大紅綉金團花戰袍。坐騎汗血桃花馬。手執金背砍山刀。本來他的面目。又跟月娘相

像。況當此倉猝之間。戰爭迫於眉睫。誰有工夫細觀主帥的容顏。所以除去宋吉一人心中了了外。別人只知主帥親自臨敵。何從辨那大纛下馬上坐的。是個臨時贗鼎呢。及至到得兩軍相接。所有的官兵。都是奉了主帥之諭。要在今日成功。因此人人踴躍。大呼陷陣。很是銳不可當。教兵也就奮死抵抗。彼此鏖戰極酣。先說教中左翼的高經武。正撞着官軍右翼的王桓。兩馬相交。雙槍並舉。彼此交戰。也就在十數回合。那高經武。本來不是王桓的對手。且因手下的兵卒。已有潰敗之勢。心中難免著慌。稍一疏神。被王桓一槍刺於馬下。教兵見主將已亡。便山崩海倒似的。敗將下去。教中左翼人馬。至此已行潰散。再說那右翼的蔡郁文。撞着了官軍左翼的舒亮。一個掄動三尖兩刃刀。一個使開雙鐵戟。各逞威風。戰到一處。走了幾個照面。舒亮用左手的戟。隔開了刀。大喝一聲。右手的戟。便向胸前刺去。蔡郁文轉刀去迎。已是來不及。趕忙用左膝膝蓋。把馬一點。幸虧那匹閃電花斑馬。久經戰陣。善曉人意。便旋風也似的。向右一轉。這一戟便算躲開了。但那蔡郁文。早已嚇得真魂出殼。冷汗



直淋。那裡還有心腸。再行交戰。當即拖刀帶馬。敗將下去。舒亮不捨。緊緊追來。正在危急之際。猛然從斜刺裏。撞過一騎馬來。馬上的人大喝道。敵將休得逞強。看鎚一言未了。飛鎚似流星一般。直奔舒亮。舒亮趕忙把身一扭。那鎚却打中後肩。手中的鐵戟。幾乎落地。不但身體疼痛。就連臟腑裡。都覺得有些難堪。趕忙撥轉馬頭。向回裏便走。那時蔡郁文。定了一定神。看那給他解圍的。正是雲中燕子宋吉。便道。宋大哥。來得恰好。不然。小弟幾乎涉險。如今他既受傷而逃。咱們二人併力趕去。定然可以得志。宋吉道。賢弟。你好不達時務。教中大事去矣。不走更待何時。還要追趕甚麼敵將。蔡郁文道。不知元帥下落如何。宋吉道。適纔我見敵軍。已用高竿挑着元帥的首級。招降了。咱們趁早走的爲是。蔡郁文聽了。不禁爲之慘然。當下二人。併力突出重圍。落荒而走。從此便作了游網之魚。隱遁沒世。原來當教兵左右翼潰敗之際。中軍也就同時失事。本來那吳映雪。冒充了白蓮教的主帥。打算要李代桃僵。心中已存了必死之念。但想若死在敵人的手裡。或不幸被他們生擒活捉。不惟自己對

下住自己。並且把元帥一世英風。掃地而盡。豈不是救了他的性命。却壞了他的名譽。死後有知。難免要抱遺憾嗎。何若烈烈轟轟。自己死的爲是。計算已經打好。所以當兩軍甫接之際。先存下了一個不肯久戰之心。兼之清營一班將領。雖然人人想着。要立奇功。但懾於齊王氏。夙日英勇之名。誰敢單獨的向前交戰。只從四下裡。圍攏將來。預備着以多勝寡。吳映雪擺開金背大刀。只把衆人逼得團團厮轉。僅有一霎的工夫。他便破圍而出。衆人齊聲吶喊。從後面趕將來。吳映雪見前面有個土阜。便驟馬而上。又轉過來。橫刀向下看着。衆人趕到土阜那裡。見齊王氏據了形勝。益發不致冒險嘗試。只把土阜圍住了。猛驍得上面。厲聲喝道。清營將領聽真。爾等少要猖獗。本敵之敗。實因變起自內。並非齊等之力。今日雖然勢危。但本帥志不可降。身不可辱。當自死以成爾輩的功名。衆人聽得此言。個個心花大放。仰面向上看時。只見齊王氏。把手中金背刀。向頂上一橫。早已熱血飛噴。死屍倒於馬背。衆人這纔放心。一齊搶上土阜。將屍首馬匹器械。運下土阜。恰好這時候。大帥明亮。自後督兵

到了。得着這個報告，欣悅非常，便傳令將齊王氏的首級割下，挑在高竿，招降教兵。那時教中三路人馬，盡皆潰敗，業經死屍遍地，血光照眼。如今又見了元帥的首級，益發肝膽皆裂。霎時之間，降的降了，逃的逃了。人馬頃刻而盡。明亮便乘勢進兵，抄沒了白蓮教的營寨。總算是一鼓盪平。膚功克奏。到得回城以後，大帥明亮，副帥德榜，升坐大廳，將校兩旁分列，驗看齊王氏的首級。衆將中，如舒亮、王桓、羅思舉、桂涵等一班人，雖知教匪裏面有一員女將，面貌跟齊王氏很是相像。今日交戰，並不會見他的下落。但此事關係太大，誰敢在二帥面前，信口亂談，惹那無窮的轆轤。就中只有一個人，心裏澈底的明白。知道今天死的，只是吳映雪，並非齊王氏的正身。你道那人是誰，便是鑽天鑄金沖。他只爲李魁給他講情，月娘將他釋放，啣感於心，便自緘口不言了。後來他並將吳映雪跟高經武的屍身，用棺殮葬。這也是他念其昔日同事之情，一點義氣的分上。當日官軍犒賞慶功，自不必說。消停了一兩日，由二帥備文，咨行總督，派員接管襄陽，將楊銳替回。隨卽繕了摺本，上奏九重，報告齊

王氏這一股教匪已經一律肅清。等到旨意下來。自然將出力的人員。加官的加官。記錄的記錄。只爲這些事。非本書所重。也自無庸縷及。最可笑的是當日的情事。在朝廷上。以爲是殄滅巨寇。在二帥及一千將領。以爲是奏此奇功。實則那匪首齊王氏。已經奉着老父。挈着夫婿。鴻飛冥冥。弋人何慕了。本書寫到這裡。算是告終。著者又謫了幾句詩。寫在下面。作爲全部的結束。

鄂渚當年起戰氛 美人虹冷化秋雲 罡風劫火蓮華教 紫電青霜娘子軍  
儘有續聞供撫拾 愧無彩筆落繽紛 冥鴻去後傳疑問 海濼山陬幾夕曛

